



開明少年社編

少年們的今天

少年們的今天

開明少年社編

開明書店印行



序

「開明少年」常常提出一些徵文題，請讀者們按題寫稿，投寄過來。這無非鼓勵讀者們努力寫作的意思。我們知道出題目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出題目的人如果單就自己方面着想，覺得什麼事物很可以談談，什麼問題很可以討論，就把題目出出去，往往會使他人下不來筆。因為你以為很可以談談的，他人也許無從談起，你以為很可以討論的，他人也許沒法討論，那就下不來筆了。出題目的人必須拋開自己，鑽進他人的心裏去，看他人有什麼可以談談的，可以討論的，看準了，然後定題目。這樣，才使他人覺得那個題目彷彿是他們自己定的，他們心中本來有那麼些意思可以說呀。他們有了那麼些意思不一定動筆寫出來，經出題目的人這麼一指點，他們才恍然大悟，不錯，那些意思正是寫作的材料啊！自己既要練習寫作，材料又有在自己身邊，為什麼不認認真真寫他一篇呢？在這樣情形之下寫成的東西，當然不一定就是佳作，可是，總能夠有什麼說什麼，決不會牛頭不對馬嘴，就練習而言，這一回練習是有價值的。我們相信以上說的有些道理，每逢出題目，竭力鑽進讀者們的心裏去。就投來的應徵文稿看來，我們知道這個辦法值得永遠採用。

最近一次的徵文題目是「少年們的一天」，請讀者們各把一天裏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下來，換句話說，就是請讀者們各寫一天的日記。日子定在五月十日，那是隨便定的，並沒有什麼意思。為什麼要請大家在同一天寫呢？住在不同地區的許多少年，彼此不相見，不相知，各把同一天的日記拿出來，交換閱看，我知道你那一天怎麼樣，你知道我那一天怎麼樣，就彷彿生活在

一塊兒了。若把許多篇日記聚在一起看，更可以嗅到從各地少年筆下反映出來的時代氣味呢。到收稿截止期為止，共收到來稿兩百多件。作者的分佈很廣，雖然不是每省都有，交通方便的那些省份全有了。從兩百多篇中我們選出了四十篇，認為當選的作品。本該刊入「開明少年」，可是「開明少年」容納不下，就改變計劃，印成這個單行本。

寫日記，我們編輯的「少年國語讀本」中有一篇談到過。是師生兩個的對話，現在抄在這兒。

「先生，我昨天回去，展開日記簿來預備寫日記。可是想了半天，一個字都沒有寫。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寫的。」

「怎麼說沒有什麼好寫？」

「譬如什麼時候起身，什麼時候到學校，什麼時候回家，那是天天差不多的；星期一上什麼功課，做什麼工作，星期二上什麼功課，做什麼工作，那又是個個星期一樣的。如果把那些寫上去，就同記刻板的帳一樣，有什麼意思？」

「那些本來可寫可不寫的。除了那些，難道就沒有可寫的可寫嗎？」

「還有什麼呢？」

「你雖然說想了半天，實在還不會好好地去想。現在我問你，昨天上課的時候有沒有想到什麼？」

「試驗空氣彈力的時候，我想到另外一個試驗方法。瓶子裏盛着一半水，把一根管子穿過瓶塞，通到水裏，如果在管子的上端吹氣去，嘴離開的時候，我想水應該會噴出來。只因昨天算術題目太多了，沒有來得及照樣試驗。」

「我再問你，昨天在學校裏或者別處地方，做了什麼事情沒有？」

「昨天放學回去，遇見一位六十光景的老太太，兩手都提着衣包，滿頭是汗，兩條腿好像提不起來似的。我看了心裏很不好過，就替她背一個衣包，走了兩條街，送她到女兒的家裏。」

「此外還有什麼看見的、聽見的嗎？」

「伯伯從重慶來信，說四川有幾縣地方荒得利害，居民終年沒有飯吃，只得拔一些野草煮湯來充飢。我想災荒總該可以用人力補救的，為什麼那裏竟沒有法子？隔幾天給伯伯寫回信，就預備問他這一層。」

「這樣說來，你很有東西好寫呢。自己想到了一個試驗方法，還沒有照樣試驗，要不要記載下來，供將來參考？」

「要的，要的。」

「做了一件使心裏好過的事情，這是快樂，不是很值得記載嗎？如果做了一件使心裏不好過的事情，那是錯失，不是更應當記載嗎？」

「把錯失記載下來，免得第二回再照樣去做：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的話對了。你預備問你伯伯的話也很有道理。往後他的回信來了，你就可以知道得更多。這些又怎能不記載下來？」

「先生，我現在懂得怎樣寫日記了。」

(出) 這篇文字說得很淺近，可是，哪些事項是寫日記的材料，大致說清楚了。讀者們只要夠類推，

準會發見寫不盡的材料。

選在這一本裏的四十篇日記，時代氣味濃重極了。你一篇篇讀過來，必然會想道，這確是三十六年的五月十日，不是任何一年的五月十日。那氣味是什麼樣兒的呢？我們不說了，讓讀者們自己去嗅吧。

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葉聖陶

旅行	貴州	鄭永侃	(三五)
選舉及其他	重慶	江鎮中	(三四)
米	成都	冬心	(三三)
作文	成都	陳晴波	(三二)
一個同學的葬禮	榮昌	李接聲	(三一)
參觀	萬縣	汪之美	(二八)
考試	沅陵	修澤雷	(二六)
壯丁	邵陽	唐天塹	(二五)
洞庭湖水	岳陽	蕭翊麟	(二四)
上演	長沙	季雄	(二三)
捐款	清江	大美	(二二)
爸爸還不同來	鄞縣	祖舜	(二〇)
「接生擔」	鄞縣	竹貞	(一九)
回家	鄞縣	秋立	(一七)

失去自由的人	貴陽州	賀金燭	(三六)
派款	廣東	鄭昭英	(三八)
頭痛	廣東	杜野	(三九)
露營	廣東	高棠棣	(四〇)
阻撓	廣州	征帆	(四二)
初夏	廣州	曙風	(四四)
日記一則	桂林	趙強	(四五)
運動會	開河	蒸煙	(四七)
一些小事情	天津	慕晨	(四八)
郊遊	山西	王代生	(五〇)
逃難	河南	楊世瀨	(五一)
割股	河南	牛書芳	(五三)
火車站和書店	西	何金銘	(五四)
一天	大陝	先同	(五五)

插圖

沈同街繪

- 「現在靠着田吃飯是不成的了！」……………五
- 我把舖蓋掩着臉……………二一
- 祖母正在摺錫箔……………二五
- 我真不想看他那副沒好氣的尊容……………一八
- 「不要太重，壓壞了身體。」……………二〇
- 「可是您早已許過我們的，」……………二三
- 偶爾一隻野鶴掠空而過……………二四
- 「不，你們來了我們再來！」……………二九
- 「這個題目是很好作的。先來一個冒頭，」……………三三
- 丁老師與他握了握手……………三七
- 「不要這麼嚕嚕嘛嘛的！」……………三六
- 閃電好似無數白刃在揮動……………四一
- 許多孩子擠在那看連環圖……………四六
- 汽車就開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五一
- 兩間光線不足的草房中，擠滿了跑來訪問的街坊……………五三

搶米

上海報



我們一級的教刊今天出版了，真不容易啊！內容雖然仍舊不很充實，但是我們總想努力，使它三翻五翻進步。一件事沒有做以前，總覺得困難很多，只要努力去做了，困難就一重重的打破了，我們辦刊物就是個例子。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沒有課，就在家裏看書，預備下週的考試。看了一會，覺得有點疲倦，於是把書丟去散步。跑到大門，看見斜對面那月小小的米店門口擁着好幾千人，老的，幼的，男的，女的，每人手裏都拿着破竹籃，淘米籬，布口袋。他們擠着喊着，像潮水似的湧來湧去。幾個警察手忙腳亂的在維持秩序，可是沒有效果，人們依舊喊着，吵着，咒罵着。「我們要買米呵！」「我們幾天沒有吃了呀！」「救救我們小百姓吧！」「快要餓死了……」這月小小的米店幾乎要被他們轟垮了。人像怒潮似的，一個浪頭接着一個浪頭。最後，那月米店的板門打壞了，他們一齊喊出了一個聲音：「搶呵！」

於是小脚的老婆婆，幼弱的孩子，結實的漢子，憔悴的婦人……一擁而上，一個混亂的局面開始了，哭，吵，咒罵，混成了一片。

我懷着滿腔的鬱悶回到家裏，心頭說不出的沈重。他們爲了飢餓，不得不如此。誰使得他們這樣的？這是誰的責任？我禁不住要哭了。

叔父——他是個警察——下差回家來了。他垂頭喪氣地把帽子甩在桌上，臉上滿是愁雲。他接着解下皮帶，脫下靴子，躺在牀上發悶。我問叔父說：「叔父，外頭有人搶米，你知道嗎？」「唔！到處都有，杭州，蘇州，成都，昆明……可以說全國都在搶米，蕪湖搶米還鬧成血案呢！——實在也難怪，沒有隔幾天，米價從每擔八九萬一直漲到三十多萬，窮人多啊！在這樣的日子裏……唉！怪誰呢？軍糧奪去了民食，打內戰啊！老百姓都得餓死呀！——」

叔父的聲音又苦又澀。叔父每月的薪餉只十幾萬元和五斗米。在目前，這一點點能過得幾天呢？叔父有一大

羣的孩子……還有我這個失掉了父母的孤兒……唉！苦難的日子啊！我再也沒有心緒準備下週的考試了。
 夜間，黯淡的燈光使得屋裏格外沈寂。叔父上差去了，嬸母在補衣服。小弟弟忽然在睡夢裏驚叫起來，嬸母趕忙放下針線，輕輕的拍着他，哼着催眠歌。我的疲乏的眼睛只呆呆的望着灰黯的天花板。我似乎聽得有人在啜泣。

收租

江蘇馬登
 南翔馬登

啊呀！這怎麼辦？要我裝成一個神氣活現的小田主。在小說書上，我看見過好些大田主，一副大模大樣的架子，兇狠狠的面孔，叫佃戶們看着就會發抖。我就恨這種「田主」。靠祖上傳下來幾百畝良田，就儘量的壓榨農民。可是，今天要我去扮演個「田主」的角色了，這怎麼辦？哥哥曾經這麼教我，說話要嚴厲，態度要兇狠，假使他們「推託」的話，教他們不要再種我們的田。這些話叫我怎麼說得出口呢？別管他吧，哥哥叫我去，我就去了再說。好在今天下午沒有課，下鄉去散散心也要得。

午飯後，我就騎了自行車沿着公路前去。天氣真好，才下了幾滴雨，把公路潤濕了，沒有半點兒塵土。一塊塊的綠田，很快地閃到我的後面去。前面的幾個村子上，浮着幾縷淡淡的炊烟。那邊不就是丁家村嗎？轉了個彎，循着小路到了村口。幾隻瘦瘦的狗很吃力似地向我亂吠。幾個孩子瞪着眼，好奇地望着我。對面走過來一個鄉下佬。

「喂！老伯伯，請問此地可有一個叫丁得生的？」

「噢，唔，……丁……得生就……就是我，可……有什麼……什麼事？」

我才注意到這個老農夫來了。一對深陷的眼睛，額上滿佈皺紋，嘴上生着黃裏帶白的鬍鬚，一身滿是泥漿的老布衫褲，赤着腳。

「喔，你就是丁得生，我……唔……我來……」唉！真要命，才預備好的話，怎麼一句也說不出口來了！

「噯，小先生，你從什麼地方來？」

「我是周家，從南翔來的。」

「喔，是小老闆，進來坐，進來坐。」

我跟他走進一間矮矮的平房。屋子裏面黑得很，什麼都看不大清楚。脚下是七高八低的泥地，一張板桌，幾條破長檯凌亂的放着，一架紡紗機丟在門角落裏。

「阿大，去倒杯茶。」

大概是他的女兒吧，她端了碗深褐色的茶出來，一轉身就跑了。

「噯，這年頭真難，阿大娘這次……唉！死了下來，我就賣去了兩包花，又去東借西扔的湊了一些錢，總算……總算……」

「唔。」

「這年頭種田真不上算，糞料價錢高，種出來的東西反而沒有人要，連本錢都撈不回來呀！」

「唔。」

哥哥教的幾句話又在喉嚨口往上衝。可是，唉！可是……

「一年不如一年，唉！」他又長歎一聲。忽然他問道：「小老闆，飯吃過沒有？」

「飯是吃過了，不過……」我含糊的接下去，「你的租米怎樣了……」

「呀……小老闆，這個……現在我……實在提……提不出，本……本來我早就自己送來了，實在給阿大娘生病生完的，她死了下來，唉，棺材錢還欠着人家哩。小老闆，不是我要拖，我一定去想想法……想想法，湊齊了一定送來……一定……」

「最好……最好請你多少拿一點出來，我回到家裏也好交代……」

「一定的……一定的，等我湊齊了……」

「那，你不能失信呀！」

「噢，小老閻，你放心，遲到割了小麥，我一賣掉就……」

「唔，……那末我去了。」

「出來會，小老閻……」

我好像逃走似的走出了那屋子，跳上了自行車，徑回南翔。到得家裏天已晚了。我告訴哥哥說，他們就會拿來的。

「唔，……他們……」

我不等他說完，就趕緊跑到後面吃晚飯了，一下午共踏了八十里路，肚子也着實餓了。

父親的一個朋友

江蘇
羅店 王浩然

放學後，我和父親在客堂裏閒談。忽然來了一位客人，是我父親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父親教我稱他「伯伯」。那人連忙客氣說：「不敢當，不敢當！」我只是漲紅了臉站在一旁，「伯伯」兩個字到了喉嚨口，不知道爲什麼叫不出口來。

他們倆寒暄了幾句，客人就打開了話匣子。

「唔，老兄，現在的糧真完不起！我上個月裏只完了幾注，就花掉了好幾萬！唉！……」

他慢慢地吸着香煙，又慢慢地噴出一口口的煙氣來，好像在凝思着什麼，過了一會，他又繼續說：

「唉，現在靠着田吃飯是不成的了！去收收租，那些佃農們都吞吞吐吐地不肯拿出來。糧又這樣大，真要我們的命！所以我日夜爲這個憂慮着。要是碰着要買田的戶頭，你替我留心留心。」

「老兄，」我父親說，「現在大家對於田都看得很淡了。糧又大，佃農們又不肯拿出租來。其實也無所謂肯不肯，他們已經納了很多很多的軍糧了。他們自己吃還不够哩！你想，拿什麼來還租？」

「這也不關我們的事，只怪他們自己的命不好。我們有田的人當然得向他們要租米，這是幾千年來的老規矩

啊！」那人氣憤憤地說。

父親對於他說的話，當然很反感，因而就談到另外的題目上去了：

「你近來在做些什麼貴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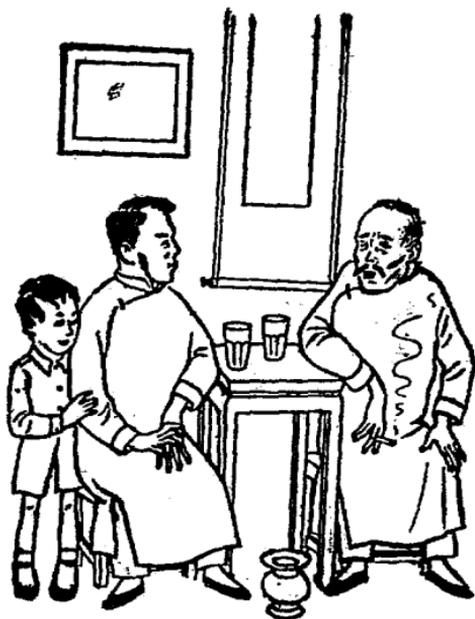
「做些什麼？自從我吃了官司出來，就只打算賣田。」

「啊！吃官司？」父親驚訝地問道。

「就是爲了抽——鴉片！」

「哦——」父親含糊地回答了一聲。「出來很久了吧？」

「有三個月了。」



「吃了幾個月的官司？」

「三四個月。」

「那倒吃了些苦頭了。」

「哪裏！只要有錢，隨你要怎樣都成。」

「那就很花了些錢了。」

「唔，」他似乎得意地微笑着，「你猜我花了多

少。」

「五十萬？」

「還差得遠。除了飯由家裏送，一共花了兩百多

萬呢！要是家裏沒有根基，那真得……」

正說到這裏，隔壁王先生走了進來。他看見了那

位客人，便興奮地說：「你出來了！好，我們又多了一

個「馬將搭子」了！」原來他們倆是以前抽鴉片的

老朋友。

牧

江蘇曹揆百

清晨，窗櫺裏才透進一線黯淡的亮光，媽媽已在叫喚了。我急忙穿衣起身，跨出門檻一看，呀，雲霧繚繞，滿天是烏雲。

「衣裳多穿一件。吃了早飯，快把羊牽出去拴在草地上，再去放牛。陰天沒有太陽，時光已很晏了。」媽媽擔憂老黃牛會餓壞。

我匆匆地洗了臉，漱了口，把兩碗粥一口氣喝了下去，拋掉碗筷，跑到牛羊欄裏。媽媽又叫住了我：「穿上蓑衣，戴上笠帽。衣服淋濕了沒有換呢！」天下起細雨來了。

幾件蓑衣一排掛在壁上，我隨手摘下一件新的，披上了身；媽媽把笠帽遞給我，我接了往頭上一戴。「像個稻草人了，」我說。媽媽笑了。

開了欄門，把兩隻羊和一隻老黃牛一起牽出來。走出籬笆門，沿籬笆選草長得又肥又嫩的地方拴了羊。讓牠們自由自在的去嚼罷。

我牽了老黃牛走到小溪旁邊，溪岸上有青草，我站住了。老黃牛很懂得我的意思，牠俯着頭，深深地草葉上嗅了一陣，又走前兩步，就擦擦擦草。牠牙齒像一把鋒利的剪子，牠的嘴挨過的地方，只剩了草根兒，和鎌刀割過的一般。

細雨迷迷濛濛，田野像蒙上了一層薄紗。楊柳，檜樹，麥穗，珍珠米苗兒，給雨潤濕了，更顯得嫵媚。小溪上有四五隻鴨子，呷呷呷的，鑽在菱草間尋找食物。牠們聽到岸上的腳步聲，很驚慌地伸出頭來，側着頸子細看，一會兒又游遠去了。

老黃牛吃了一回草，昂起了頭，向天望了一回，忽然狂吼一聲，嚇得我一跳。我望望牠，牠把頭搖了兩搖，尾巴拂子甩了三甩，又俯下頭去嚼草了。

不一刻，雨歇了，雲開了。我除下笠帽脫去蓑衣，精神倍覺爽快。一路牽着牛，不知不覺嘴裏哼起歌兒來。

國文課

南京余始

今天早上兩課國文，老師給我們講國學常識。他常常說：「國家的命脈在於國粹，國粹保存不了，國家便要亡了。所以你們一定要把國學弄好才成。」

今天他講墨子。他說：「墨子提倡兼愛。」又說：「耶穌提倡博愛。博愛也就是兼愛，他所提倡的，我們墨子老早就提倡過了。可見得我們中國的文化真是偉大！現在的人都喜歡模仿西洋，喊民主囉，喊自由囉。學生罵先生是民主。教育部要會考，學生反對，也是民主。兒子打老子是自由。爲非作歹都是自由。不得了啦！告訴你，天下要大亂了……」他越扯越遠了。

儒、道、墨、名、法、農、陰陽、縱橫、雜，九家都講過了，講到小說家了。他說：「小說家是『道聽塗說』之流，本來不能成一家的。現代的小說家像巴金囉，茅盾囉，一大本一大本的，囉裏囉囉，不曉得講的甚麼東西。」

我們大家都笑了。

「笑甚麼？」他喝了一聲，眼光掃過教室裏的每一個角落。霎時間，課堂靜得像廟堂一樣。

「我曉得你們很多人喜歡看這樣的小說，告訴你們，這些小說看不得呀！有空拿本『古文觀止』讀讀罷，對你們還有點益處呢。曉得吧？」

「曉得了！」大家一齊回答。

他於是在黑板上寫了「我的小傳」四個字。他說：「這個星期要你們作『我的小傳』，限作三段。第一段是姓名、籍貫……第二段是家庭；第三段是志願。不能多作，不要像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長。曉得沒有？」

「曉得了！」大家一齊回答。

「還有，限作文言。」

這時候，下課鈴響了。

一個老人的死

南京宋榮

我是個健忘的人。看到了這次的徵文題目以後，我便想，到了五月十日我一定要特別留意。可是到得今天卻又忘了。直到吃過午飯才想起來。回想上午也沒有什麼可記的。可是一天已過去了一半，還沒有可記的事，那麼應徵文不是要寫不成了嗎？俗語說得好，「天無絕人之路」。下午總算發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可是很悲慘，我寧可沒有這件事。

大約在五點多鐘時候，我家對門那個小雜貨鋪內的老頭兒死了。他今年六十五歲，身體很衰弱。他還有個年紀相仿的老太婆。他們的大兒子在抗戰中當湖南被圍的時期殉國了。二兒子逃到內地去，沒有音信。只有一個多病的女兒在身邊，成年的睡在牀上不能起來。他們沒有可以依靠的人，只好向別人借些錢，開個小雜貨鋪，勉強糊口。每次辦貨，老頭兒就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到下關，再背了貨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回來，路很遠，可是他不肯坐車，本來他賺的錢也不多。

這樣的生活將近三年了。前兩天那老人病倒了，從他的囑語中聽來，他巴望兒子在他去世前能來看他一次。他看見什麼人從內地回來，便說他兒子的名字，問他們認不認識。他哪兒知道世界是這樣廣大，怎麼會有這樣的巧遇呢？所以他得到的回答總是失望的。不幸生活一天天的高漲，使他在病牀上又增加了不少的痛苦。老太婆拿着口袋去等平價米，一天，兩天，然而帶回來的仍然是個空口袋。他的病越發重了，整天的昏迷不醒，直到今天下午，死神把他帶走了。我去看他們，只見他女兒在牀上亂滾，嘴裏含含糊糊的不曉得說些什麼。老太婆靠着牆坐在小凳子上出神，臉彷彿一張灰白的紙，毫無表情。她的神經像是麻木了。她們手中沒有一點錢。還是幾家鄰居湊了六十多萬元，買了一口薄棺材和一些粗布，由鄰居的幾個婦人幫她們做殮衣。當天晚上便抬出去了。老太婆站在門口望着棺材慢慢的走遠了，才恍恍惚惚的走進屋裏。忽然聽得她號咷大哭起來，但是只一忽兒，哭聲就停止了。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晚上，我的心緒非常紊亂，功課也做不下去。一個人坐在那裏呆想。姐姐笑我太幼稚了，她說，世界上比這還慘的事情多着呢！

槍聲

江蘇示 且
吳縣示

下午只有兩課，一課是地理，一課是國學常識，都是周先生教的。周先生教書的時候，常常把古今的事例來引證，讓同學聽了更容易明瞭，有時還穿插些故事。因此只要周先生來上課，同學們老是目不轉睛地望着講臺上，靜靜的聽講。

國學常識課上，周先生講的是金聖歎批的「水滸」和「西廂」的特點。他說：金聖歎對於文學作品那樣精細的體味，我們是應該效學的。後來他又講到金聖歎掀動學潮的故事，和受刑前寫給他兒子的遺言：「豆腐干和花生同吃，有火腿滋味。」我們正聽得哈哈大笑，忽然傳來幾響「拍」「拍」的聲音，同學們的笑聲立刻收住了，大家非常驚異。一個同學喊了起來：

「哦，槍聲！唉，又是搶米！」他很拿得穩似的。

這一喊，其他的同學都你一句我一句的談了起來。

「是呀，一定是搶米。」

「你看了報沒有？杭州搶米，上海米商大打出手，昨天在胥門也搶過呢！」

「爲什麼會放槍呢？」

「噯！說不定是城防指揮部開的。」

「喂，老邱，限價米價格多少？」

「噯！昨天十八萬，今天同行通知要二十五萬了，」老邱說。他家是開米店的。

「唉！終於是你們開米店的寫意，又漲了七萬。」

「嗯，你們不懂。我家有什麼辦法，好幾十擔米都給收去了，每天規定只准賣兩擔限價米，賣完了事。你想，我家只剩五擔米，還像個什麼米店？」

周先生站在黑板的前面，擦起了頭呆呆地望着屋頂，好像在辨別槍聲的方向；一會兒又搖搖頭，歎息一聲。大約過了十五分鐘左右，槍聲停了。周先生仍繼續往下講，但是我們同學安靜不下來了，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呆着出神，有的已包好了書包，預備一下課立即跑出校門去看個究竟。

下課之後，我跟着幾位同學望槍聲傳來的方向跑去，想探個究竟，可是結果一無所得。

第二天，報紙上用很大的鉛字印着：

「金園整門五家米店被搶
計搶去米穀七八十石黃豆五十餘擔」

遣散

江蘇 C. H.
無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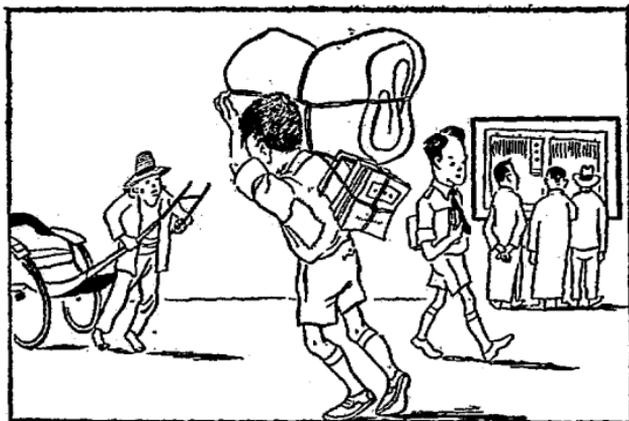
半夜兩三點鐘，寢室裏就忙了起來。小洋燭的火光掠着黑影，打鋪蓋呀，翻箱篋呀，雜亂的聲音使人心悸。幾個遠鄉同學走出去了，他們的脚步穿過迴廊，漸漸遠去。他們是去搭早車的。

清早，布穀鳥和鷓鴣呼應着，只少了往日廚房裏拉風箱的聲音。天井中的三株小樹上有淅淅瀝瀝的聲音，又在下雨了。一部分去搭汽車的同學走了。三四十人的一間屋子祇剩下七八個同學。我連忙起來收拾了行李，捲好鋪蓋捲兒，把盥洗器具之類也都收拾停當了。

鐘鏗！……起身鐘響了，升旗鐘響了，這些鐘聲已經不屬於我們師範部的同學了。

爲了膳食費不夠，我們暫時被遣散回去。校方要我們向家長逼出一筆錢來繳費。

還有同學在事務處借回去的盤川，吞吞吐吐地向主任訴苦况，然後顫抖的手指蘸了血紅的印泥，在借款單上捺了個指印，拿了一疊鈔票出來，臉上露着苦笑，使人看着比哭還難受。



初初中部同學的光，早飯仍舊開了幾桌，粥薄得像米湯一樣，同學們不再是往日那樣，只有逆來順受。大家一句話不說，只默默的吸着粥，雖不是最後的一餐，也够使人傷心了。

教室中凌亂得很，桌椅上散滿了書籍簿冊。我們的師範部就快瓦解了。辦公室對面那一排初中教室，還鬧得盈的與昨天一樣，而我們樓上可稱爲人去樓空了。

蘇北同學更愁眉苦臉地向導師請求多給幾天假，因爲四五天的時光還不够跑路。要是款項沒法湊齊，也許就此要退學。

我搗了約摸四十來斤的鋪蓋，和兩個同學垂頭喪氣地走出校門，彼此道了聲再會，各自向自己的家裏走去。我把鋪蓋掩着臉，怕人家以爲我是個開除生。其實我也不能再當多少天學生了。我看到別的學校的學生，挾着書包在身旁過去，而自己卻搗着鋪蓋回家裏走，心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城門口貼着當天的報紙，一羣人圍在那兒。烏黑的方體字的一大段標題是：「省錫師停欸四天，因省方經費不敷，着令學生回家取米二斗，以充膳食。」我忙把臉轉過一邊。對面來了輛黃包車，車夫問我上不上車站去。我摸着袋裏的一千元鈔票，搖了搖頭，車夫也不再睬我了。

我邊走邊想：省方每月撥給兩萬元的膳費，最近才增加到三萬。目前三萬元只能糶一斗米。叫我們公費生吃米湯呢，還是喝開水？「國民教育第一」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政府卻連師範生都養不活。眼看着教育向墳墓裏走，難道還以爲這是建國的過程嗎？期望當局救救教育的危機！

欠款

江蘇
無錫 錢際翔

佈告板前擁擠着很多同學。「又有什麼新佈告了，」我想。於是也伸長了頸子望了一眼，原來是欠膳米的同學名單。一想自己也欠得有一石，名字當然也在上面；好在今天要回家去了。

走進教室，剛坐下來，忽然校役在喊我的名字，說是事務處找我。我就到事務室，跟先生行了個禮，問有什麼事。先生指着一張單子說：「你的學費不能再拖欠下去了，今天回去拿來繳了吧，和一擔膳米一起，知道嗎？否則第二次月考就沒有卷子。」接着又說：「只五萬元，爲什麼要拖到今天呢？」我應着「是」。心想，的確，照如今的市價來講，五萬元值得什麼！可是父親謀不著事，一家人只靠着哥哥每月二三十萬元的收入，勉強的度日子，哪裏還抽得出這五萬元的學費呢！記得開學的前一天，父親爲着我的學費，躉米，東奔西走的才借着了兩擔米，只得先繳了三分之二。想起父親和哥哥的辛苦，禁不住一陣心酸，掉下眼淚來。直等到先生說：「你去吧！」我才又行了個禮走回寢室。寢室裏一個同學都沒有，於是我向牀上一倒，又嗚咽起來。後來想想哭也無用，便起來把東西收拾了一下，起程回家。

街上同學很多，他們沒有什麼可愁的。並且今天又是星期六，應該快樂快樂。在街口看到米店掛的牌子，是每擔二十萬。加上學費五萬元，二十五萬元，這筆錢哪裏來呢，除非一家人挨餓一個月！

抬頭一看，已到家了。祖母在補衣服，母親忙着採桑餵蠶。我一直忍到晚飯後，才把欠款和欠米的事說出來。哥哥和父親兩個東拼西湊的才湊成了五萬元，可是那擔米再也沒法想了，只好等父親明兒再設法去借借看。夜裏，在牀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欠款是繳掉了，明後日家裏的油鹽錢柴錢哪裏來呢？我只有更加努力求學，來安慰自己，安慰我慈愛的父母親和哥哥了。

母親的忌辰

安徽 李蘊鵠

又到了我最痛心的日子了，我的媽媽就在十年前的今天捨我而去的！在這十年之中，每逢今天，我總懷着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流着眼淚。

今天我沒有上學，因為病在牀上。頭昏得利害，早飯也不會吃。無意中抬頭一看，日曆上四個黑字——五月十日。我的心幾乎要崩裂了，淚珠禁不住流了滿頰，便蒙着被哭起來。十年前的景象，又浮現在我的眼前了。媽媽躺在牀上，斷斷續續地說：

「唉！我是不……不中用了！可憐……可憐孩子還這樣小！」她再想往下說，但是痰湧上來，已經被哽着了，那蒼白的唇間發出微弱的喘息。

桌上燃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門外漆黑，還在下着牛毛雨。姐姐不敢哭，只伏在牀腳邊暗自啜泣。父親愁眉不展的坐在一旁。我一個人坐在牀邊上，手被媽媽緊緊的握着。她那已經散了光的一雙瞳神，還一點兒不放鬆的盯着我。我呆住了，不敢哭，也不敢移動。我那時還不滿十歲哩，怎麼經得起這樣又可慘又可怕的情景！

突然一陣淒涼的淅淅瀝瀝的雨聲，我媽媽便在這時候給死神奪去了。她的嘴唇不再顫動了，眼睛也漸漸的闔上了。從此我就成了無母的孤兒了。

待到天剛黎明，父親便和我的堂哥把媽媽裝進棺材裏。那時我站在一邊，雙手搭在棺材邊上，勉強還可以望見我死去的媽媽。她眼睛一半閉着，牙齒微微的露在外面，這便是我最後一次和媽媽見面了。這最後的一面，我是一生忘不了的。

足足十年了，我又想起了死去的媽媽。院子裏她親手栽的棗樹已經結下纍纍的棗子了，但是我的媽媽呢！

五月十日

浙江 王虎生
奉化

要不是媽媽指着日曆告訴我，我幾乎忘了今天該做的這件事了。

許多天以前，爸爸給我一本「開明少年」，中間有個徵文題，說是記五月十日的事，我當時就在五月十日的那張日曆上記着「開少徵文」四個字。媽一早撕去了昨天的日曆，發現了這四個字，就對我說：「阿虎，你得記住你今天要做的事呀！」我一望日曆，今天是星期六，總可以得到比往日更豐富的資料。懷着希望，我匆匆的到學校裏去。

早操時，縣政府的姜祕書來訓話。他說上回勞動服務，我們學校得了第一獎。一幅紅綢金字的總錦標，高掛在國父遺像下面。我心裏很喜悅，不由自主地伸手到小腿上去摸一摸。因為那天勞動服務，我在搬溪邊石子的時候，一不小心，滑了一交，左腿上的皮被石子劃破了半寸，當時就用手帕包紮好了，回校搽了紅汞水，仍舊到溪邊去搬石子。這位祕書看到了還問我痛不痛。我受了鼓勵，工作得格外起勁了。我想：我們學校之所以能得錦標，就因為每個服務的同學都工作得十分起勁。

第一課是吳先生的國文，教「李白上韓荊州書」。這一篇我初中時已讀過，只是記不很清了。吳先生說：「也許你們有人已經讀過這篇文章。但是再讀一遍也無妨，溫故知新，這是對你們有益處的。好文章不厭百回讀。」說完，他搖頭朗誦起來，我們都笑了。

第二課化學，等了半小時光景，孫先生才來。她說練習題還未改好。我們要把另一本繳上去時，她笑着說：「且慢，等我改好後交換罷。」

「孫先生近幾天一定很忙罷？」一個俏皮的同學說。

孫先生的臉上泛起了紅色，勉強笑了一笑說：「我第二班車要到寧波去，今天就這樣罷，點點名算了。」她很快的點了名，就逃出教室去了，還點漏了三四個同學。



「十七號吃喜酒去嗎？」那位俏皮的同學在孫先生背後叫。同學們哄然大笑。孫先生十七日要跟一個飛機師結婚哩。

天下雨了，體育課不上，我們一級的寄宿生紛紛整理行裝，冒雨返家。冒着雨不能上操，卻可以回家。雨阻撓不了他們的歸心。

回到家裏，媽說爸來了一封信，匯來了四十萬元。我立刻到錢莊去把款取了回來。下午我照着爸信上的吩咐，把二十萬去送給祖母。

雨下得更大了，從城裏到鄉下有十五里路，我走了差不多一個半鐘頭，身上全被雨淋濕了。走進祖母的屋裏，祖母正在摺錫箔。我忽然想到，祖母替死人送錢，我卻把錢送給活人。然而又立刻自責，這想法太荒唐了。

祖母看見了我說不出的高興。我把錢交給了她，她就用一方深藍色的土布手帕包了起來，藏在枕頭底下。再趕忙下廚房去炒年糕給我吃。我替他燒着火，她才看到我身上全濕了，就拿出一套布衫褲來叫我換。她對我說：「這條褲子是你祖父的，那件布衫是你爸的，那時你爸也只七八歲吧。」

我看她仰着頭，似在凝神思索，也許她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事來，她也許把我當做我的爸了。

此刻已是九點二十分了，弟妹們都已入睡，我雖覺得有點疲

倦了，但寫着白天做過的事，精神反而興奮起來。小妹妹在哭了，媽哼着催眠歌拍着小妹妹，小妹妹還是哭著。我輕輕地走下樓，從房門的縫裏，看見媽正淚着燈光，在讀爸的來信。我不知怎的鼻子有點酸，於是輕輕的叫了一聲「媽。」

「有什麼事嗎？」她下牀來開了門。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走下樓來的，發楞了一下，說：「要不要寫回信給爸？」

「明天吧，你早點去睡，今天走了三十里路了。」我把眼光移向骨瘦如柴的小妹妹身上，又不自覺地說：「媽，要不要把小妹妹的病告訴爸？」

媽心緒很亂地沈吟了一下，沒有給我回答。接着走近牀邊，撫摩哭聲似斷似續的小妹妹；又把抱了起來，說：「大哥呢，啞，大哥哥呀。」

燈光映着小妹妹的臉，帶了點紅色；我上前去抱她，拍拍她的背，但她仍舊帶着哭聲。媽把她接過去了，說：「好，乖乖的不要哭了。大哥今天很辛苦了；大哥早點去睡吧，明天來抱小妹妹。」

「好，我明天來抱小妹妹罷，」我說着，拉了拉她的小手，走上樓來。

離開杭州

浙江張守倫
硤石

我們這一團由校長率領，到杭州來參加浙江省第六屆童軍大會，算來已整整十天了。大會在五月七日給獎閉幕。八日，我們逛一天西湖，照理九日晨就可回硤石本校了。可是爲了英士大學學生要赴京請願，滬杭路交通中斷，一時無法回去。我們帶來的錢和米都完了，再不能住下去。校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經過再三交涉，才從省政府買到幾擔平價米，吃的問題總算解決了。這幾日，我看到杭州到處打米店的那種瘋狂情形，使人感到「吃」對人民的威脅真大。爲了生活，老百姓都不惜鋌而走險。只要一聲吶喊，便聚集起來，整百擔白米一下子就搶完了。警察眼看着也無可如何。

我在團裏擔任的是採辦。早晨得去買菜。買好了菜，我到清華中學去訪問我最敬佩的李振凡先生。他正在做募報的工作。我看他做事非常精細，見報上有具有參考價值的文章，就提起筆來分別標着教育、經濟……等部門，再分門別類地剪下來整理。

我在那裏看到「蘇聯如何消滅文盲」一篇文字。蘇聯自十月革命以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間，掃除文盲竟達四千萬人之多。蘇聯境內有一百八十種不同的民族，其中有幾十種民族過去沒有自己的文字。推進工作當然是空前的困難。終於因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到一九〇一年，消滅文盲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看看我國教育落後的情形，真叫人慚愧！

午睡後，就趁公共汽車回艮山門宿舍。突然校長回來了，說火車今晚準開，傳令迅速準備出發。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室內亂得不亦樂乎！不消十分鐘，全部同學乘卡車到城站去了。留下我們幾個料理善後。滿地是稻草，借來的傢具，東丟一件，西丟一件，一時難以動身。可是我們決心要弄得乾乾淨淨，因為一個團體表現的好壞，要看他是否有始有終。

我們趕忙整理好了，趕到城站。全體一百四五十人佔了兩節客車。同時被阻在杭州的童軍團，有平湖、嘉興、嘉善等處六七個單位，把一列車佔去了一半。大家靠了英士大學學生的福，不用買半張票。一直等到二時左右，汽笛連鳴，車身微微地動了。

別了，盤桓了十天的西子湖。

回家

浙江秋立
鄞縣

天不作美，星期六可以回家了，偏偏一早下起細雨來，帶了傘趕路真麻煩，幸而不久又放晴了。

上午第四課一下，我便拿了請假單去請假。走到訓育員小湯的寫字桌跟前，端端正正地行了個禮，然後雙手把請假單遞給他，請他批准。誰知小湯像煞有介事的看了我一眼，說：「去，把皮帶綁腿布弄端整了，再來請



假！」他又自管自抬起頭來，悠悠閒閒地看天上的白雲了。我沒奈何，只得退出辦公室。

把兩碗飯匆匆忙忙的裝進肚裏，即刻打好了綁腿，束上了皮帶。走到辦公室一看，先生們正斯斯文文地在吃午飯。我只得無聊地在走廊上踱着，一次又一次到辦公室門口去探望。總算先生們飯吃完了，我才跨進辦公室。小湯把我周身看了個遍，又尋出了一個漏洞：「風紀扣一個沒有扣上！」等我連忙扣上之後，他才寫准假單。正在這時候，一大羣同學圍了攏來，他們都沒有皮帶，綁腿。也許是小湯嫌麻煩了，一樣的也給了他們准假單。

一出校門，滿街是初夏的太陽光，逼得我汗珠一顆顆的從額上滲出來。走完了漫長的西郊路，才轉入田野。和風輕輕地替我拂乾了汗珠，嫩綠色的秧田和墨綠的蕪草田一片片相間着，偶而還隔着一片紅色的盛開着花的紫雲英田，真像一條華麗的大地毯。河上有鴨子在撲水。我看見一條水蛇伸起了頭在河面上悠然游過了。沿河都架起了水車，「啾啾呀呀」的車水聲和田中的蛙聲相和着。

遠處模糊的山漸漸地接近了，清晰了。我一個人孤單地走在山谷間，似乎想到了些什麼，可是又像什麼也沒有想。遠遠的望見了家鄉的山頂，我的心興奮起來，腿雖很痠，卻似乎增加了勁兒，我幾乎想跑步了。到了渡口，我跳上渡船，一屁股坐在船頭上。船老大不高興爲我一個人開渡，他緩緩地抽了一筒煙，等了又等，可是沒有人來，他才舉起篙子慢慢地插進水裏，把船撐離了岸。我真不想看他那副沒好氣的尊容。

上了岸，我就走上我熟悉的路。一個個涼亭都退向後面去，我望見高聳的橋，樞比的黑黝黝的城中的房屋了。然而混身的疲倦壓倒了我的興奮，兩手拿着的東西似乎也加重了許多。終於我踏進了門。洗了一個熱水澡後，身上的污穢和疲倦似乎全洗去了。推窗一看，已是「萬家燈火」了。

「接生擔」

浙江
鄞縣 竹 貞

生了幾天病，今天雖好了些，但是精神依然不舒服，頭很重，腳又軟，胃口不好，連飯也沒心思吃，只有躺在牀上將息。

前天，從姑壻來的便人告訴我們，姐姐生了個小娃娃，我和弟弟都很高興，只有媽媽反而愁容滿面起來。

嬌嬌來了，媽把這事告訴了她，又說：

「怎麼好，生了個兒子，『接生擔』是一定要送的，只是沒有一個錢，不送又不好意思……」

「今天敢是五朝了，要送最好快些，耽下去，反而不好，」嬌嬌說。「那麼，小娃娃的衣裳之類預備了沒有？」

「衣裳嗎？」媽點點頭，「備是備了些，都是從前的舊貨，翻了個新，到還過得去。」說着，她就將幾夜來幹成的那些小衣裳拿出來給嬌嬌看。嬌嬌讚了幾聲，又把話題回到「接生擔」上去。

「沒錢也得預備些，兩條黃魚，半斤肉，幾個雞子，也就得了。」

「我現在連一隻雞子的錢也沒有呀！」媽歎息着說。

「那麼，我替你去想個法子……」

嬌嬌去了，看她的樣子一定又向新屋伯母那邊去借了，我們向她借貸已不止一次了。媽實在沒臉再去見她。隔了半點鐘，嬌嬌回來了，帶來兩條很小的黃魚，一串肉，還有一包東西，不知是什麼。這些東西已是半年沒有進我家的門了，貪吃的我見了這些，不免饑涎欲滴。

「噯，好香呀！」媽在燒菜了，我真高興，心裏想：中飯一定有幾條肉絲吃。

菜燒好了，向外面伯母借幾隻盤子，還有幾件衣裳，裝了一擔，嬌嬌叫她店裏的學徒來挑了去，「接生擔」總算辦好了。

湯，弟弟還要和我爭。使我失望的是：中飯的菜仍然是一碗鹽湯，半塊醬豆腐，和一碗鹹菜，沒有半絲肉。小半碗帶點油光的肉

媽說：「祖舜，姐姐病着，讓她吃吧！」我偷偷地望望媽和弟弟，他們的眼眶都濕了。

爸爸還不到來

浙江 鄞縣 祖舜



太陽下山了，田裏的農夫們早已回家去了。我一個人氣吁吁地挑了柴擔，一步一步的挨近家門。

今天我砍了一擔松毛，很重。我把柴擔卸了下來，覺得很累，想到裏面去喝口茶，息息氣。可是媽又要我去挑水。她把水桶替我掛在扁擔上，輕輕的撫着我的肩膀，說：

「舜！小些些，盡量挑得少些，不要太重，壓壞了身體，只要够一天用的就好了。」

我一向很聽話，可是在這種時候，偏要照自己心意，一定要多挑些，寧可挑不動了，在半路多休息幾次。媽是每次都要這樣關切的吩咐我的。

挑水本是件吃力的事，再加上我已經精疲力盡了。看缸裏的水已由缸底升到小半缸高了，也只得停了下來，放下扁擔休息。菜依舊是很粗的，好在我們都已吃慣了，也不覺怎麼難吃。吃過飯，洗了面，向被頭裏一鑽，我一天的工作也就完了。只有媽還在那盞豆油燈下摸索。我想，媽比我們着實還要苦。

自從打仗以來，爸一直在內地，到現在還不回來。我們過貧苦生活也不止一年了。在抗戰時期中，那種苦我們是甘願吃的。現在爲什麼我們還得忍受下去呢？我想，這也許是爸不回來的緣故。

天哪！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呢？

捐款

江西大美

我整天在擔心，擔心老師叫我去。幸而沒有。可是明天總免不了。今晚上有演說比賽，大家嘻嘻哈哈一混就過去了。否則我還是無心讀書的。

幾天以前就聽到這件事了。學校要買一部書，書款需得幾百萬，因而要向同學募捐。同學都怕找到自己頭上來。昨晚老師們開了會，一些同學就在窗外聽。據說決定由導師向同學勸捐。結果，今天有好多同學陸續被老師叫去。他們都認了捐，三五萬不等，也有捐十萬元的。據說：捐五萬的由學校發給獎狀，捐十萬的還有教育局的獎狀。

可是我真慚愧，別說得獎狀，就是連最低的一萬元也成問題。上次加繳一萬元膳費，回去問母親拿錢，不就不快活了好幾天麼？她還說這樣下去，我就會讀不成書了。我也悶了幾天。我想，實在沒有錢，當然也可向先生說明了不捐的。但是心裏總就心老師來叫我去，因而整天都不安適。

同時我心裏也有些喜歡，他們說那部書有幾百本，那該多麼好？學校裏這個學期雖闢了一間閱覽室，但是可憐得很，只有幾份報紙。大家都說那部書一來，閱覽室就像個樣子了。

因爲整天記着這件事，別的都沒有引起我的注意。這一天就在打鈴與點名的聲音中過去了。

上演

湖南
長沙季 雄

窗外嘩啦嘩啦的下着大雨，雷聲遠遠的響着，我被雷聲驚醒了。天還很黑，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真着急，我的臺詞還沒有念熟，可是今晚上就要上演了。我又是從來沒有上過臺的。還有第一幕花園裏那麼些樹又怎麼辦呢？……聽到搖起身鈴了，我馬上爬起來，洗了臉走進教室，把臺詞拿出來讀了一遍，就到先生房裏去給那幾位出去借東西的同學請好了假，然後去幫着料理佈景。今晚上我們爲了歡送六年級的大姐姐，要演一本六幕劇。我們雖然缺乏經驗，不會演得很好，但總算表達了我們做小妹妹的一點心。我心裏又高興又害怕，我怕站在臺上看着底下那麼多的眼睛，會急得把詞兒全給忘了。

中午，東西都借齊了，我們忙得滿頭大汗，好容易才把幕布掛上了。回過頭來，看見校長慢慢的走進來。我沒有去理他，還是做我的工作。他站住和一位同學說了幾句什麼就出去了。那位同學很氣憤的跑來對我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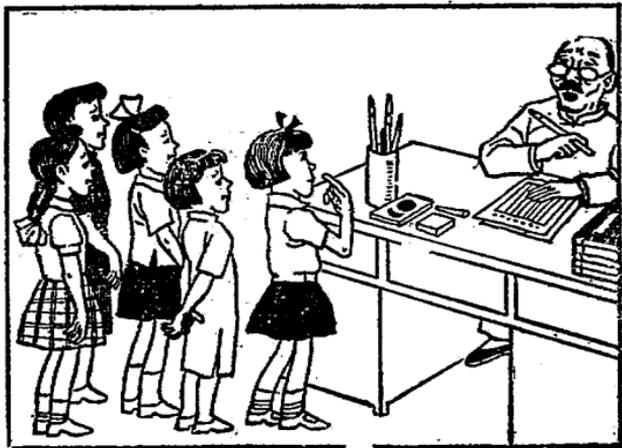
「剛才校長說，這麼長的劇本，我們還是不要演的好，花費時間太多了。他還說我有幾門功課不及格，其實我都在八十分以上。他要我們趁早把佈景拆了！我們怎麼辦？」

怎麼辦？已經克服了那麼多的困難和阻礙，眼看快成功了，難道真放下不演了嗎？他爲什麼要這樣無情的給我們當頭潑上一瓢冷水？他已經答應過我們了，只要演得不太晚就成了。我不相信他會這樣不講理。於是我們馬上推選了五位同學去向他請求。我也在裏面。

我們滿懷着希望走進校長室。我相信他一定會讓我們演出的。他不是常對我們說什麼「民主」嗎？校長正在寫信，見我們進去，便放下了筆。

「校長，」我說，「聽說您要我們不演，可是您早已許過我們的，您說只要不弄得太晚。我們絕對不會弄得太晚的，我們或許可以在晚飯前先演兩幕。」

「不，這本戲太長了，你們花費的時間太多。這回期中考試，你們有很多人不及格，並且六年級就要畢業考



試了，功課也很忙，她們是不是願意犧牲這麼多時間來看呢？」他的語調裝得很婉轉。

「不，校長，我們並沒有耽擱念書，我們完全在課外預備的。六年級同學是我們的大姐姐，她們畢業了，我們總不能沒有一點表示啊！我相信她們一定願意來看的。」我覺得我們的理由很充分。

「你們不可以換別的方式表示嗎？比如開個同樂會，聚一次餐。你們這一唱戲，別班不也要跟着來嗎？這學期只有不多的日子了，大家都要唱，就會給你們唱完了，外面人還會說不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呢！你們反正唱不好，又何必唱呢？」

「我們是演劇，不是唱戲！我們演不好沒關係，只要能表示意思就夠了。至於別班演不演，我們也管不着。」

「不許說了！」他板起了面孔，「你們知道對先生說話的禮貌嗎？我本來不必跟你們說什麼理由。總之一句話，不准唱戲！」

他眼睛直瞪着我們，我們互相看了一眼，有什麼辦法？他的話就是法律。最後我們垂頭喪氣的退了出來。外面的同學看了我們這副神氣，早就明白我們是失敗了。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個人慢慢的走到寢室裏。為什麼校長要禁止學生們這種正常的課外活動？為什麼他不許我們自由選擇我們所願意的方式來歡送我們的大姐姐？為什麼他把演劇看成這樣低賤呢？……我想不通，我真想痛快的哭一場，可是我忍住了。我不能受了這麼一點挫折就哭，就灰心，我還要幹下去！忽然我想起校長說：同樂會是可以開的。那同樂會也要遊藝節目呀！我們就把這劇本在同樂會上演出好了。我趕快跳起來，跑進教室，把這主意告訴同學們，於是大家又拿出劇本來讀了。

洞庭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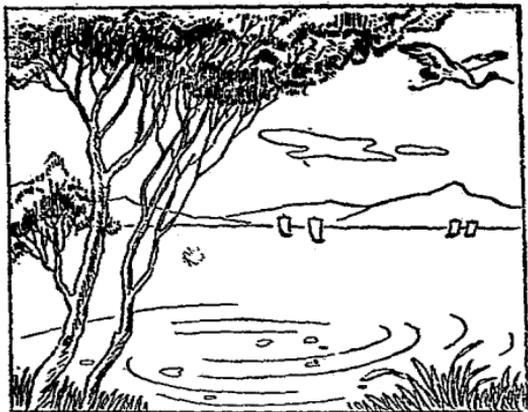
湖南 蕭翊鵬

天氣很溫和，午睡後，K君對我說，洞庭湖的水漲了，約我看水去。我想：下了幾天的悶雨，正該去舒展一下，便欣然同意。

我們穿過田疇，點點的綠色稻秧映在黃濁的水面上。幾個老農夫彎着背脊在田裏工作。路旁的茅舍外面，蹲着幾個龍鍾的老太婆，在唉聲嘆氣的檢些什麼。籬笆邊臥着的小黃狗懶洋洋地叫着：「汪！汪！」

乾涸了大半年的洞庭湖，不知在什麼時候又裝滿了碧青的水。微風掠過湖面，一環環的波紋慢慢地擴展開去，交織成美麗的圖案。遠遠的數點白帆飄浮在亮藍的湖面上，那麼恬靜，那麼悠閒。金黃色的陽光抹過了湖那邊的青山，湖這邊的綠洲。偶爾一隻野鶴掠空而過，一朵小小的白雲停在天空，像是那野鶴留下的影子。可惜這一幅湖光山色，沒有多少人來欣賞。真想不到「魚米之鄉」的洞庭湖畔，在勝利後的今天，仍舊這麼冷落。

回到學校已經暮色蒼茫了。同學們都坐在教室裏了。十數盞燈亮照了那間屋子，除了自來水筆觸紙的聲音，沒有一點聲息。這時我才記起要考英文了，連忙坐上自己的坐位。我發現書桌上有一封我的信，拆開來看，原來是四哥自大汶口寄來的。自從去年夏天接到他由雲南宜良寄來的一封信之後，就未曾看到過他的信；也不知道他在哪兒。雖經伯父告訴我，他到了河北清豐，又到了開封，我就寫了好幾封信寄到那些地方去，但是都沒有回信。今天我接到了信應該如何的快樂。可是，我懷着熱忱一口氣讀完這封珍貴的來信之後，知道他正準備着參加反攻泰安，心裏反而說不



出的難過。又有多少生命財產要毀滅於自己人的炮火下了，又有多少的農村要遭到鐵蹄的殘踏了。難道中國就變得還不夠嗎？

睡在被窩裏，我想，洞庭湖水漲的那麼快，也許不是下雨的緣故，而是上流飢餓的貧民的淚水匯集起來的。他們需要物質上的救濟，也需要精神上的安慰。照理他們是應該享有這種權利的，他們多半都是抗戰中殉難戰士的家屬。在抗戰中，他們擔負了過多的責任，才至於這樣貧乏。我又想起了華北的同胞，他們受盡了敵偽的蹂躪，在勝利來臨之後，又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再要流最後的幾滴血。我想，黃河的黃水恐怕已經染成紅色了。

壯 丁

湖南 邵陽 唐天塹

夜深了。烏黑的天空時時抽過一道閃電，照得屋子裏通亮。燈光打窗口照出去，可以看到閃閃爍爍的密集的雨點。我躺在牀上老是睡不着。可怕的景象一幕幕的在我面前展開：我想到家裏一天比一天困苦了，我想到媽媽藏在心裏的憂愁。我想到幾個兄妹失學以來的可憐相。我想到……我的心鉛一樣的沈重。眼筋昏昏沈沈的。我聽得媽媽還在牀上翻身，爲什麼她也沒有睡着呢？媽的憂愁要到哪一天才能消釋呢？

雨聲漸漸地住了，除了一片蛙聲，什麼聲音都沒有。忽然，後邊巷子裏傳來一陣急躁的犬吠聲。接着是打門的聲音，永大爹和二嫂哀告的聲音，還有粗暴的叱責聲，混成一片。我的心砰砰地跳起來，早猜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約模闖了半個鐘頭，一陣雜亂的腳步聲打我家門口響過，只聽得永大爹一壁咳嗽，一壁哀求道：「大爺（我們鄉下人這樣稱呼兵士）！聽了我吧！七十多歲的人，難道還當得壯丁嗎？」媽的！把你的兒子叫出來，我們就放了你。」「你叫你兒子逃跑了，你不去，誰去！」「上邊的命令！……」幾個捉壯丁的人在怒吼着。「我的老成出去十幾天了，一直沒有回來過。腳生在他肚皮下，只要他回來，我就……」「媽的！」「給你一個利害！」人走得遠了，聲音也漸漸低下去。夜又恢復了寧靜，只有成二嫂低啞的聲音在哭泣。村子外的樹林裏傳來一兩聲杜鵑的哀鳴。我眼睜裏已充滿了熱淚了。

考試

湖南
沅陵 修澤雷

天亮了，我急忙從牀上爬起來，跑到操場上去溫習今天要考的功課。操場上靜悄悄的，沒有半點兒聲音，只有風習習的吹着。

鐘……鐘……上課鈴響了，我急忙跑入教室。

不一會，秦先生和張訓育主任挾了卷子進來了。他們都穿的綠色西裝，戴着黑色的眼鏡，一樣胖，一樣高；稍微隔遠一點，幾乎就分不出哪個是誰。

「各位同學，今天的題目非常容易，望你們不要翻書。如果不聽我的話，硬要翻書，帶夾帶，打 Paga，查出來，除記大過外，卷子作廢。」秦先生臉色變嚴肅了，不像平日那和藹的樣子。跟着張先生又照秦先生所說的重講了一遍。

我心在跳，腿在顫抖。考卷已發到我手上了。題目的確淺。我心放下了，慢慢的做起來。做完了第一題，看看第二題有個字不大清楚，像 W 又像 V。我便想問秦先生。誰知一站起來，真把我嚇壞了。倒並不是先生在對我鼓眼睛，而是前幾排同學正在那兒玩法寶，簡直像沒有先生在旁邊一樣。

「龍哥，一題在二百五十七頁上，例題三，翻到沒有？」

「老陳，我實在翻不到，請你替我抄一抄。喂，卷子拿去，還要替我畫圖。我弄不清楚。」

「沒關係，我擔保你有八十分。這些題都是書上的，我一翻就翻到了。」

「好，你替我抄，我望着先生。」

啊，怪不得上次月考他們成績都比我好，原來他們都會玩法寶。而我只有硬工夫，我有點冤氣。

「老陳，張主任來了，快把書收起來！」

「不用怕，他真的搶了我的卷子，我跟他見校長去。說他替自己的兒子打 Paga，我上次月考親眼看見的。」

有這樣的事？我很懷疑。因而不時轉過眼睛去，向張主任望一望。事實的確有點可疑，他那緊握的右拳中，露出一點紙角，這是什麼呢？果然，他慢慢的走到張雄那裏，眼睛向四圍的人一掃，拳頭裏的紙不偏不斜的落在他的兒子手邊。隨即若無其事的走了開去。他的兒子也伶俐，眼明手快，一會兒就抄好了，竟頭一個交了卷，帶跑帶跳的出去了。

鈴又鏽……鏽……鏽……的響了，龍陳二君很快的交了卷，飛也似的跑出教室。我也交了卷，走出教室，心裏很不快樂。忽然想到有一封信還沒有發，這是寫給朋友的，雖然信口早封好了，我還記得中間有一段說：

「……我進了中學，一切都覺得很滿意。尤其是考試方面，每人的成績總有八九十分，真使我新進來的羨慕……」

我再把這幾句話想一遍，不禁笑了出來。但是我仍舊把信投進了郵箱。吃了飯過後，我出校門去散步，走過小嘉樂飯店的時候，聽見館子裏有人說：

「龍哥，我吃饱了，走吧。」

「真吃饱了？那末，劉老板，一共要多少錢？」

「讓我算算看，鮮魚一碗，牛肉一碗，羊肉一碗……一共十二盤菜，再加包子二十個……連小費在內，五萬四千元。」

「便宜，便宜。」

那不是龍君在請陳君吃飯嗎？我不禁又想起考試時候他們幹的勾當來。

「澤雷，慢走，」龍君見我走過，跟了上來。「今天考試，你做對了幾題？」

「我只做了三題，只够一個及格分數。你呢？」

「不敢說全對，四題卻抓得穩。」

「今天的題真太容易了，」老陳也插進一句。

「龍哥，請你告訴我，第四題是怎樣做的？」

「澤雷，並不是我不肯。實在還得去買幾樣東西，等會見吧。」我笑了，望着他們倆慢慢的走遠去。

參 觀

四川 萬縣 汪之美

醒來時窗外雨聲嘩嘩的，老天爺彷彿有意在作弄我們。今兒我們要到城裏縣立女中去參觀，他偏偏落起雨來。

雨越來越大了。早自習就在雨聲中溜了過去，大家都埋怨天太不湊趣。忽然一個同學說：「喂！不落啦，走啊！」大家都不由得抬起頭來望望窗子外邊。一看是假的，又不由得罵他一句。

上第一堂課的時候，雨漸漸小了起來，沒有多久就真個不下了，太陽光從雲層後面透了出來。

老師在講臺上使勁的寫，我們在底下已經坐不穩了，每個人臉上都泛起愉快的笑容。教室裏到處是輕輕的談話聲：「天晴了啊！」「怎麼還不下堂，吹號的死了嗎！」「參觀去！」……

下課號聲一響，大家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把老師弄得莫名其妙。一個冒失鬼不管老師還講不講課，就高叫起來：「立正，敬禮。」老師還沒有走出教室門，大家歡呼了起來。級長向大家說：「馬上往操場上集合，我去請傅教官來帶隊，大家快準備，至遲不得過十分鐘！」其實還有誰沒有準備好呢？大家很快的就在操場上集合。

傅教官把到了別人的學校裏的態度與禮節又說了一遍，便出發了。跨出了校門，眼前便是一片綠油油的田野，雨後格外見得鮮豔了。我們呢，正像雨後的禾苗一樣的精神。

進了城，我們在高筭塘休息，先派兩個同學到縣立女中去通知。不一回，那兩個同學和兩個女中的代表一起來了。她們微笑着帶了我們走了一段路，便到了她們的學校。

在她們學校的閱覽室休息了一會，由一位先生帶了我們去參觀。先看教室。她們秩序很好，個個頭也不同的



在聽講。其次看她們的寢室。寢室太狹窄了，幾乎連走路的地方也沒有，連甬道上也放了牀。穿過了一個小小的花園，便到了食堂。那是個茅草棚，地下到處都是水，抬頭一望，就可以看到一些漏洞；桌子如同寢室裏的牀一樣擠。兜了一個大圈子，我們又回到了閱覽室。

我們知道這是每個學校的慣例，有人來參觀，先生事前關照學生，牀舖要弄整齊，上課要靜聽講書，不准這樣那樣。所以我對於她們上課的專心和寢室的整潔倒並不以為怎樣。我只覺得她們的校舍太不像樣了，擠得像個鴿子籠似的，真不明白為什麼縣立學校都會鬧屋荒？

操場已經乾了。她們有一班就和我們賽排球。可真奇怪，平常我們班上的球員是一向不讓人的，今天作了客人，倒客氣起來了，結果輸了。打過球已是中午，擾了她們的午飯。接着她們又開歡迎茶會。會場佈置很簡單，但並不俗氣，桌上放的是荸薺與花生。起先她們的級長致詞，由我代表我們班上致答詞之後，餘興便開始了。她們先來了個合唱，又來了個獨唱。她們的級長說：「歡迎你們也表演一點節目。」

「等你們表演完了，我們再來，」我們的級長說。

「不，你們來了我們再來！」

「不！……還是……」

我們的級長謙讓了一次又一次，她們再表演了幾個獨唱，又說請我們來。我們的級長仍舊一味謙讓。結果就像開辯論會了。快樂的空氣突然轉為陰沈。她們悄悄地商量了一會，終於由級長說：「時間不早了，我們合唱一個歌就散會吧。本來有舞踏的，因為演員病了，抱歉得很！」她們全班合唱了「義勇軍進行曲」，便宣佈散會。我們貼上了「致謝壁報」，便

離開了那裏。

回到學校，大家覺得這是個不歡而散，都暗地裏埋怨校長。班上又不是沒有人會唱歌，爲什麼不湊湊興呢？

一個同學的葬禮

四川 李接聲

今天上午開李治方同學的追悼會。同學們都穿上了灰色的制服，掛上了白色的紙花，不聲不響的聚集在會場上。在那裏看不見一個笑臉，聽不見一聲笑語，空氣顯得非常的淒涼。

一隊同學拿着花圈和輓聯，走在前面，他們的嘴緊閉着，臉像凍凝了似的。他們一路噙噙拉拉的放着鞭炮。那聲音像要炸裂每一個人的心。

我們跟着這行列到了李治方同學的棺木前，深深的鞠了躬，獻上了花圈。

棺木放在那被暴風雨所摧毀的教室裏，那是他的受難處。上月二十日的晚上，榮昌突然受了暴風雨的襲擊，雷電交加，還降下指拇大的冰雹。那次暴風雨摧毀了我們的教室，壓傷了不少的同學。李治方同學便因受傷最重而死的。

送葬的人到齊了，十二個「下力」抬着那具黑漆大棺木，蹣跚的向墓地走去。前面有鳴炮的。後面緊跟着拿祭品的同學。送葬的人沿着一條小路到了一座墳山，那裏都是纍纍的荒塚，中間才開掘的一方，便是李治方同學的墓穴。

不久，校長和老師們也來了。校長第一個向死者行了三鞠躬禮，獨自站在一旁，默默的望着墓穴，眼不停的眨着，似乎要哭了。

我也站在一旁，默默地想着。前天上午，李治方同學由骨折而轉變爲不可醫治的肺炎。本地的醫生看了，都只搖搖頭。那天下午，我們十幾個同學向校長請求，立刻送他到重慶就醫。校長一口答應了，我們就把一切事情準備好，「滑杆」也雇定了。大家準備送他去，不料已經來不及了，他的生命已經被病魔攫走了！

照相的人來了，同學師長都站在山坡上，一個個死板板的面孔，呆呆的望着照相機。嚓的一聲響，照好了。五百多人都默默的沿着小路回去了。剩下我們十多個同學在堆土。過了一會兒，紙錠香燭都點燃了。紙灰風揚起來。一個同學說：

「對啦，我來分一些『錢紙』給附近的荒墳，免得他們來搶他的。」

這句話雖是幼稚可笑，但也顯出他愛護同學的好意。要是真有「陰間」的話，李治方同學走進那陌生的世界，孤單單的，會不會受人欺侮呢？

雖然所要做的事情全做完了，我們仍捨不得馬上離開。我們便坐在附近的草地上，談起他來。

「唉，可惜啊，這麼一個勤勉的老成人！」

「他在病中還請先生給他補課哩，又要我跟他講幾何習題。」

「真太可惜了，這樣的人偏偏早死！」

「呂先生（國文老師）對他真好，真關心他。怕他病中寂寞，呂先生還送了好些書籍來給他看。」

「那當然的，好學生是人人都愛的。」

「剛才校長都哭了，當真的，我看他眼淚大顆大顆的落下來。」

「從前死的一些同學，校長都沒有哭過。」

沈默了一會兒。

「放了暑假，我們到這兒來栽幾棵樹。」

「對啦！樹大了，好遮蔭。」

「我們再把墳好好的修理一下。立塊碑，作個永遠的紀念。以後我們找治方也好找些。」

「好呀！這些事，我們都要商量着辦。」

午飯的號聲響了，大家都站了起來。一個同學說：「我這裏還有幾個大爆竹，把它放了吧！」
 砰砰的幾聲響，像要炸裂我們的心。我們回校了，又回頭看看那個新墳，我們向新墳告別了。

作文

四川 成都 陳晴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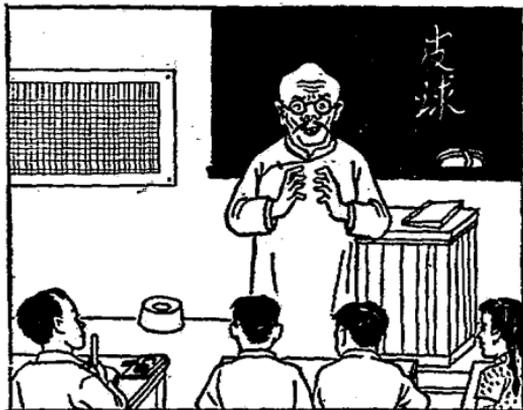
今天的功課最輕鬆，上午末一堂是國文，下午兩堂作文。剛上國文課，老夫子把作文本先發下了。我一看還是那一套，專畫圈圈。後面批一句「通順」「有條理」或者是「詞句欠通」就完事了。他從不寫明究竟不對在哪裏。我們當然也無從知道。

隨後他在黑板上寫了「皮球」兩個大字，要我們作文。同學們起了一陣怨言。大家請求他另外再出一個。他出的題目老是叫人捉摸不定。

隔了一陣，他說：「這個題目是很好作的。先來一個冒頭，說明皮球的構造，用什麼東西作的，是什麼形狀。第二段說它的種類。第三段說它的好處，如像強健身體啦，發達肌肉啦。第四段就說它的壞處，不小心就會弄得個頭破血流，或者就誤了正課。最後來一個總結，說明我們玩球，應當求其好處，避免其壞處。像這樣做法，就是一篇好文章了。」他說完了，有些同學馬上拿出筆來寫了。我想，他們一定是照老夫子剛才說的寫。

我沒有做這個題目，我認為這個題目太難了。如果照老夫子說的寫，豈不是他在作文，我們只費了些錄寫的工夫？下午兩節作文，老夫子沒有來，教室裏人少得可憐，多數同學都在做別的。到第二節課，我也隨着大家跑去玩了。

下午放了學，在一家農場裏買了十棵蕃茄的幼苗拿回家去，種在堂前的幾株美人蕉旁邊。隔幾個月，我就可以吃自己種出來的蕃茄了。



米

四川冬心

我們四個頭湊在一張桌子上，眼光集中在攤在桌上的那張報紙上。

昨日新南門外，有大羣飢民搶劫米市。頃刻之間，四門都發生了搶米風潮。他們一路喊着「吃大戶！」我們注意的就是這條新聞。

「唉！米荒會這麼嚴重。」

「米賣二十萬了呢，窮人們沒得飯吃，怎麼會不搶？」

「我說該搶，有飯得大家吃。只要把些暴發戶全搶光了，社會才會安定。」

我們正在議論，上課號響了。正好這堂是公民。張先生一跨進課堂門，我們不約而同的請求：

「張先生，把搶米，吃大戶的事情講給我們聽聽吧！」

張先生搖搖頭，說：「這個世界簡直不得了，成都這樣的產米之區，也變成搶飯吃的世界了。這回搶米比抗戰期中還鬧得大。嚇，四門的米店幾乎搶光了。雖說有人囤積居奇，可是米價的漲，根本原因還在米不夠供給。這就是內戰的影響，前線奪去了後方的糧食。還有大鈔票出了一批又一批。要是內戰再打下去，恐怕我們都得餓飯了……」

張先生這些話彷彿在每個同學心上給壓了塊重石頭。

晚上自習的時候，我們班上的伙食經理來報告說：「明天我們學校裏就沒有飯吃了，因為定米給我們學校的那家米店也被搶了。學校存着的米，今天剛剛吃完。遠道去運，怕路上又會被搶。」

這消息真是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呆住了。

「這怎麼辦？難道我們餓着肚子上課不成？」

「我想校長總得有個辦法。」

「聽說，校長決定暫時發兩個鍋塊（大餅）充飢。」

「鍋塊舖裏也做不及呀，八百個一頓！」

「吃鍋塊怎麼成！不消說，得把我們放回去。」

「要得！我贊成放假！」

下課號響了，大家帶着不安的心情走進了寢室。

選舉及其他

重慶江鎮中

早飯後，和 區區 鄒一同到學校去；在路上我問她，對於競選自治會主席，有把握沒有？她笑笑，沒有回答。

剛到學校，就看見同學們都在熱烈地談論着。今天是選舉自治會各部門負責人的日子呀！

「喂！Mr. 江，」小李問我，「自治會正主席你投不投 Miss 王的票？」

「No! 我準備投 Mr. 白的票哩，」我很爽快的回絕了為 Miss 王作「說客」的小李。

「何必嘛！看我的人情，投 區區 王好了，」他用懇求的目光看着我說。

八時半，大會開始了；首先由陳訓育主任訓話，他說：「在未開始選舉之前，我希望你們能注意下列各點：一，不要以私人情感的好壞來作標準；應當用冷靜的頭腦仔細思考，某人是否品學兼優，是否真能代表自己。如果答案是「否」，那麼，無論私人感情怎樣好，也決不能選他。二，要切實遵守會場規則，因為要這樣，才能產生人選優良，組織完密的自治機構；而另一方面也可表現出你們自治的精神來。上述兩點，希望你們切實做到。」他說完了，同學們都熱烈的拍掌。

十二時許，選舉完畢；結果 區區 鄒任自治會副主席，而意外地，我也被選為學術股長。

午後，天氣很熱。我沒有出去，就找今天的報紙來看。啊！不幸的消息太多了。魯中戰爭白熱化。張羣院長

向參政會報告，抑平物價，調整公教人員待遇等辦法尚在研究中。生活指數解凍也不能立即決定。上海的物價跳動。中大教授會發出了宣言，要求增加教育經費。學潮日益擴大……唉！抗戰勝利不是將近兩年了嗎？為什麼人民生活的困苦，竟比抗戰期中還大呢？人民等待了八年，所得到的只是失望，灰心，憤恨……尤其令人傷心的，就是舉國一致反對的內戰。我不禁憶起了夏可尊先生彌留之際所說的話：「勝利！到底誰人勝利！」

晚上七時以後，父親二姊五妹和我在院子裏納涼。二姊說她們學校裏發生了一件令人難過的事。她說：「高七班甲組同學文梅君品行也好，學識也好，同學們都尊敬她，喊她文大姐。她是本市某報的通訊員，在六號那天，她寫了一篇通訊在報上發表了。中間說：她學校裏的事務主任賬目不公開，某一位數學教師掛名不上課，全校同學對於內戰都很憤慨。校長看到了這一段，便藉口她毀壞校譽，把她開除了。佈告貼了出來，同學們會大加反對，但因為是私立學校，大家只得流着眼淚望着她走出學校去。」

「爸爸！下學期我準備轉學了，」二姊說。

「也好，」爸爸這樣回答。

旅行

貴州 鄭永侃

今天是我们夏季旅行的日子，目的地是貴陽東郊螺螄山。

連朝陰雨，今早上大家都怕去不成了。幸而到了八點鐘的時候，悶人的宿雨居然停了，一線陽光從密密的雲層裏透露出來。我們多麼高興呀！一聽到老師的集合命令，大家便整起隊伍出發了。

我們由廣順路沿着南明河走。河兩旁的桃樹柳樹才經雨洗過，綠得格外鮮豔了。我們一路走一路欣賞那初夏的景色。

轉了個彎，我們走上環城東路。古老的城垣有好些地方已經坍塌了，有些是拆掉的。古時候的防禦工事，在這個原子時代是毫無用處了。

忽然聽得人聲嘈雜，原來走到一個小小的菜場了；擔子橫七豎八的陳列着，小販拉長了喉嚨叫賣。我們的隊伍好容易在這擁擠的人羣當中穿了過去。

過了菜場，便是一條比較冷落的大馬路。一面靠着山，一面臨着坡，路面也凹凸不平。貴陽郊外的馬路都是這樣的。

不遠的前面有一座不很高的山。山上林木蒼鬱，陽光在樹蔭裏閃着。山腰裏隱約可以看到一列屋子。螺螄山到了。

我們高興極了，便一口氣跑到山腰。那一系列屋子原來是王陽明先生的祠堂。旁邊還有些住着軍隊的房子。並沒有什麼寺院。那祠堂裏面卻住得有和尚。

祠堂的大廳正中，供着一尊氣宇軒昂的塑像，牌位上寫着「王陽明先生神位」。供桌上也放着香爐和燭臺。老師告訴我們，王陽明先生是明朝的學者，他提倡「致良知」。爲了救言官戴銑等，得罪了宦官劉瑾，被遷謫到貴州龍場做驛丞。他就在這山國裏設帳授徒，使文化閉塞的貴州有了進步，後人當然敬仰他了。我想：我們景仰他紀念他是很應該的。但是，何必把他當作神道，對他的塑像燒香叩頭呢？

中午我們便在山上舉行野餐。飯菜是預先由城裏定來的，很簡單，每十人一份，每份八樣菜。老師也同我們在一起吃。餐後，大家有的談天，有的遊戲，有的下棋，一直玩到下午三點鐘，才整隊歸校。

失去自由的人

貴陽 賀金綱

星期六下午週會時間，我們由何羅慧老師和丁益智老師帶領，去參觀貴州高等法院和第一監獄。我們走進大紅柱子的法院門，由一位趙書記官帶我們到禮堂裏休息。禮堂正面掛着國父遺像和黨國旗，又整潔，又嚴肅。我就坐在後排的整齊的黃色椅子上。

不一會來了兩個人，都穿着沒有衣領的像睡衣又像和尚衣的服裝，一個是法官，另一個是錄事。他們坐在臺



下。下面又來了兩個律師，也穿着那樣的出庭衣服。今天審問的是一樁田地糾紛的案子。上訴人是個姓陸的老頭子，已有六十七歲。另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叫陳滿友，是原告。

法官一件一件的先問原告，接着又問那個被告。雙方都問完了，就傳一個個的證人來問。每一個證人進來，法官就說：「你來做個證人，不能說假話，說假話是犯法的，先來具一個結，蓋上手印。」每次都是一樣的。

說起來我國的人民真可憐，法官問他們田地的東南西北，他們都說不清楚。他們只會說往前走，往後走，左手邊，右手邊。他們連自己的姓名都不認識。因為案情複雜，法官宣佈三天後宣判，就退庭了。

接着由趙書記官領導我們去參觀第一監獄。經過幾道牢門，才到了監獄裏面。每經過一間牢房，門口窗口都擠着些陌生的面孔看我們。最後我們走進一個小門。這裏面是工場，有印刷科，裝裱科，縫衣科，鐵木科等等。我們一一都去參觀了。我們每走進一間，便聽得很響的一聲「立正」。正在工作的囚犯全立正了。一會兒，他們吃飯了。他們吃的是下等米，菜裏也好像沒有油鹽似的。失去自由的人是多麼可憐啊！他們吃得很壞，穿得也很

髒。他們恐怕不會知道那高牆以外的事吧！

參觀了一週，最後就去看當年轟動全國的謀刺汪精衛的要犯，賀光波和余立奎。我看了他們，就想到他們年青的時候是多麼勇敢，竟拿了槍去刺殺漢奸汪精衛。可惜那時的汪精衛是行政院長，他們因此被關起來，直關到現在。這兩位先生年紀很大了，尤其賀光波，鬚髮長長的掛在腮下。他們雖是囚犯，但看去在那小天地裏，他們還有相當的自由。聽說等到最高法院依據大赦令批准了他們的赦免，他們就可以釋放了。

走出門口的時候，何老師叫我們立正了，向趙書記官行禮。丁老師與他握了握手，帶領我們回校了。

我想「自由」應當是最寶貴的東西了，失去自由就等於死去一樣。我很憐憫這一羣失去了自由的人。

派款

廣東 鄭昭英



太陽從山背後爬起來，金色的光射在古式的格子窗上。我把院子打掃好了，抓了把穀子餵雞。父親在廳裏吸煙，他就要上田頭去了。

「汪汪！汪！……」黃狗突然衝進來。吃得津津有味，雞被黃狗嚇着了，亂飛亂叫。我以為黃狗發瘋了，牠對我搖着尾巴，氣喘得很急。跟着又衝了出去。父親就跟我出去看個究竟。「保長先生！」我聽得父親在招呼，立刻想到不知又要什麼了。

「喂，今天……有……有點兒事……要緊……」那聲音很熟悉，正是保長。不一會，父親和保長進來了，跟着還有兩個帶槍的。走到門口，帶槍的就站在我們大門的兩旁。

「英兒，端茶來，」父親吩咐我。

「保長先生，有什麼貴幹？」父親望了望門口兩個帶槍的，很不安的問。

「是，就是你欠交的自衛警察費，今天我來收一收。」

「什麼？」父親臉色變了，眼睛直望着保長。「前幾天我交的幾斗穀子，不是說是什麼費嗎？怎的接二連三的又要繳穀？」

「唔，」保長冷笑了一聲，「果然不出我所料，每次收費你總要強辯。告訴你吧，收這些費，是完全為你們老百姓呀，你不想過安樂日子？要過安樂日子，就得肅清土匪……」

「日子當然想過的。」

「想，那末就應該快快的把費繳了，好早日把土匪肅清。這邊有什麼要問的？」保長到底也是官，說起話來老是替老百姓着想。

「真的，照你講來，我當然得爽爽快快的交出來。但是抽了這麼多的費，土匪還沒有肅清，我們的日子倒過不下去了。」

「不要這麼嚶嚶嚶的！」保長截斷了父親的話，眼睛盯住我父親。「別人個個都心甘情願的繳了，獨有你違反大眾利益。就爲你向來這樣，所以我派了兩個自衛警察來。你真不繳，那就莫怪我不愛護民衆……」沈默了好一會，父親終於低聲下氣的繳了。保長臨走時滿臉奸笑，對父親說：「到底你明白事理。」

父親不作聲，眨着白眼，送他出門。回來喘了幾口氣，對我說：「英兒，現在這世界，活着倒不如……死……死了……免得煩惱……」父親再說不下去了，眼眶裏滿是淚水。我不禁也流出了眼淚來。

太陽爬到半空了，時候已是不早了，父親叫我關好雞籠，跟着他到菜園去。

頭痛

廣東 杜野
常平

一清早起來便感到頭痛。

昨天給太陽曬得太久了，晚上又工作到十一時才歇，又看了一點多鐘的小說，直到一點半才上牀睡覺。爲了盡責，今天不得不忍着頭痛準時起來。

清早的工作完了，我趕快沖了一大碗鹽水，這是最便宜的萬靈聖藥。我自從聽人說過鹽水的功能之後，每逢肚痛，頭痛，大便不通等等，都用它來醫治。

時鐘又響了，我不得不帶了脹得發跳的腦袋踏進辦公室。幸而工作還輕鬆，有時候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但是頭愈痛愈利害了，全身也發起燒來。我真想請假。可是請假就得聽主任的冷嘲熱諷。他大半是不准的，還要說「想懶一下是真的，當我全不知道！」

我忍着痛，讓頭伏倒在辦公桌上。

肚子有點餓了，昨天五時吃過了晚飯，一直到現在沒吃一點東西。到外邊去買點什麼來充飢吧，但是摸摸衣袋裏只有兩千塊錢了。於是又計算着日子，看幾時才能支薪。唉，五月份才過了十天哩，計算着，計算着，頭裏只是跳，只是痛，痛，痛……

下辦公以後，我躺倒在自己的牀上，臉頰上有淚水了。聞君好心，叫我千萬要打理打理，請個醫生。

「打理？」我歎口氣，我哪裏來打理的時間和金錢呀！

午飯後，事務處喚我，要送一擔東西到十幾里路以外的地方去。事務主任說，「下午沒事做，順便去散散，也是個好差使。」

鬼話，誰還有那樣的閒心情去散步！

痛得幾乎爆開的頭，曬在強烈的太陽下，我完成了這艱辛的任務。

晚上，我吃不下飯。頭痛得實在熬不住了，我不得不把僅有的兩千元去買了兩包沈香精，向廚房討了碗開水，就把那又酸又辣的沈香精吞了下去，好像把一切辛苦也吞了下去似的。

露 營

廣東 高棠棟
中山

營火會完畢，已經在十時左右了。

天上只有幾點小星在睜眼，大塊的黑雲時把星光遮沒了。初夏的蛙聲鬧成一片。

熄燈號響了，除了換崗位的同學在走動之外，再沒有人聲了。蚊子真多，但是同學們經過昨夜一整夜的「疲



「勞襲擊」，也就不聲不響的睡着了。

然而我還是不能入睡，腦子裏翻覆着許多不能連續的思想。那站崗的同學的影子在幕上搖幌。從營門的縫裏，我望見一線黑而深遠的天空。似乎有一種夢幻的情景浮在我的眼前。「睡着吧！」我催眠自己……

正要入睡的當兒，我忽然被強烈的風聲驚醒了。營幕頂上白光一閃一閃的，在閃電了。糟糕，天突然變了。我趕緊推醒旁邊的同學。不一會，我們這一小隊的同學都醒了。大家雖然知道大雨即將來臨，但仍舊嘻嘻哈哈的，忙着收拾掛在營幕外邊的東西。

風像野獸一般的呼嘯着，樹枝被吹得呼呼的響。忽然，大雨落下來了。雨點如同利箭般的直往下射。閃電好似無數白刃在揮動。山坡上的水瀑布般的瀉下來。我們不得不冒着雨趕忙把原來的營溝加闊。風力太大，幾乎把整個營幕掀起來。我們不能再睡了，大家分坐在四角，壓住這將要被風吹起的營幕。

大雨老不停止，天似乎像漏了一般。我們一直共同守護着營幕，用盡一切的方法，使營幕不致成爲一個大風箏。大家只有拿出通力合作的精神來克服這個困難。在大海上航行，乘船的都要有「同舟共濟」的精神，我們在暴風雨下的小團體，情形也正相同。

天亮了，暴風雨也過去了，我們忙着收拾一切東西，開始一天的工作。

阻撓

廣州征帆

我們把壁報「新潮」抄好寫好，貼上壁報架的時候，遠處的公雞已經在喔喔的啼了。

燈裏的油快要乾了，黃色的火焰閃個不停，把我們六條疲倦的影子映在牆上。我們趕忙收拾好亂七八糟的紙，剪刀，顏料，等等東西。

「唔，好香呀！」莫遲貪婪地望着壺裏咖啡的渣滓，深深地吸一口氣。「天快亮了，我們便談到天明吧！」

「誰有你那麼起勁，即使一刻鐘，我也要睡，」葉峯睜大那快要闔上的眼睛說。

「我也贊成睡，不過明兒『黃牛』一定又要說什麼話了。我們倒要先預備預備，明天到訓導處去，怎麼對付……」

文還沒說完，幾個聲音一齊打斷他的話頭：「管得那麼多，趕快去睡吧！」

第二課還沒有上，操場上一片嘈雜聲，壁報架前擠滿了同學。「黃牛」那披着曲髮的腦袋，在人叢土面幌。「出亂子了，」我心裏想。

「黃牛」是我們的訓導主任，最喜歡找尋學生的過失，發起脾氣來，還用拳頭毆打學生。我們最恨他；大家都叫他「黃牛」。在人堆裏，我看到莫遲正在跟他爭辯。

「你把壁報除下來！」

「我不除！」

「一定要除！壁報比賽還沒有過去，你就貼上新的，成什麼樣子！」

天呀！壁報比賽已經是兩星期以前的事了，現在他還憑這個來禁止我們出版。

「你不是說過嗎？誰第一次把壁報貼在這裏，這個地方就是他的。我們現在是享受我們的權利。而且我們這

個週刊已經攔了兩期沒出版了。」

「你到底除不除？哼，最不服從的就是你們！」

「你還說過給學生百分之百的自由呢，難道我們連出版的自由也沒有嗎？」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你們的壁報隨意詆毀學校，而且思想有點不正確。未經訓導處審查，怎麼能出版？你不除，我來除。」

「我不除！」

「黃牛」氣得漲紅了臉，頭上的青筋也一根根的綻了出來。他舞動雙手，跑到壁報面前，「嘶」的一聲，就撕下來一半。他又轉過顫抖的身體，一把抓緊莫遲，「你去撕，我一定要你自己撕！」

莫遲用力掙脫他那抓緊的手，一溜烟跑了。

「流氓……下流……無恥……」「黃牛」破口大罵。

同學們散開了。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黃牛」沒道理，有的說莫遲在老師面前太倔強了。

我們的壁報成了訓導處的俘虜了。「黃牛」說：「這個壁報有問題，須要讓各位老師看過之後，研究一下，才能發還。」

下午，學校裏開了個檢討會。「黃牛」又在臺上大肆咆哮：「……我承認，『新潮』的同學是進步分子，他們談民主，講自由，也說得特別漂亮。我很佩服他們。但是，高談闊論的是『新潮』，早晨裝頭昏肚子痛不起牀的也是『新潮』，升旗常常遲到的還是『新潮』；不服從校規的都是『新潮』的同學。所以，『新潮』的同學就只曉得叫；他們還說他們有霸佔壁報的自由……」

我們受不住這樣的屈辱，我們要在全體同學面前為自己辯護。「黃牛」看見我們舉起手要發言，連忙說：「有話等會兒到訓導處講，不要在這裏花費大家的時光。」

我們只有憤怒。暴力是不能阻撓我們的。我們的壁報要永遠出版下去。我們的班導師對我們說過：「我們認為對的，我們就做下去。我們要用衝的精神，去粉碎一切障礙。」

初夏

廣州曙風

雲消散了，蒼穹給太陽照得耀眼。從海邊吹來的風也不再那麼涼爽了。南國的夏天來得太早了。

上午末一堂課又是張先生的數學，M+V……弄得我們頭暈眼花。他儘管在黑板上演了一遍又一遍，同學們仍舊像木偶一樣，不說懂也不說不懂。張先生老是「這樣一來……再這樣，這樣，好，對了。」

這堂課好像特別長，好容易聽着下課鐘響了。不等先生「收檔」，我們早就衝出課堂，直跑到飯堂門口，卻見訓育主任守在那兒。他厲聲吆喝：

「出去！出去！整隊！整隊……哪一個不守秩序，罰吃白飯……」

等我們排好了，他又說：

「你們老是想偷懶，連排隊都怕麻煩。那麼飯也不必吃囉……要知道救國建國都賴你們去努力，難道連守秩序也做不到嗎？」

飯堂很狹窄。兩百多張青黃色的臉，對着青黃色的菜。每桌上菜只兩個半碗，十六枝筷子插了幾次，早已碗底朝天了。飯嚥不下去，儘在嘴裏嚼着，直到有點兒甜味了，纔吞下肚。

忽然，膳委會總幹事站起來說：「各位同學：現在物價正在暴漲，昨天上午，生油每斤才四千五，下午就四千七，今朝聽說要五千了。膳委會想趕快買够一個月用的油……」

「贊成……贊成……」二三十個人附和着，舉起拿筷子的手來。

「有人反對嗎？」其實沒有人反對，那些不出聲的，只是懶得出聲罷了。

報紙過午才派到，一大堆人「啊！……啊！……」的圍着桌子看。

「昨天才說共軍距太原九里，今天就四面圍攻，怪不得……」

「唔！搶米風潮惡化，罷工，罷課，罷教，都相繼而來。」

「是呀！華北，華中哪會安寧過，只有南方比較沈靜。」

「也不這麼簡單，粵漢鐵路工人不也在要求加薪嗎？……廣州物價也在暴漲了，不過還沒有達到飽和點。」

雖然是星期六，下午還是有足足的四堂課，竹篷搭的教室被晒得像蒸籠一樣。我們還得在這熱烘烘的教室裏，捱着比戰時還難熬的苦味兒。大家都巴不得早些下課，好游泳去。

日記一則

廣西
桂林 趙強

「不得了！」我一睜開眼睛，看見天已經亮了，心裏非常的焦急。昨晚我不是沒有去廁所，留着小便，好半夜裏催我起來開夜車嗎？可恨我這個大睡蟲，倒下身子就和死了一樣！今天的英文測驗，幾何練習，怎麼交賬呀！聽！起牀號響起來了。趕快！趕快！我一面怨着自己，一面慌忙的整理好內務。走下樓來，聽得臉盆聲和揀水聲已嚷成一片了。

馬虎的擦了一把臉，漱了漱口；我三腳兩步的跳上樓，拿起英文書溫習。可是腦細胞在作梗，越焦心，越記不住。時間又作弄我似的在開特別快車，一瞬間，升旗的集合號又在催人了。

同學們三三兩兩的往操場走去，他們並沒有老師的哨子聲那樣着急，自願自慢慢的走着。我夾在他們中間，心裏還在 York……的背着英文生字。

第一堂就是英文，同學們懷着不安，等待老師的到來。不久，刮刮的破皮鞋聲從走廊一直響進教室來了，同學們個個坐得端端正正的，面前準備着紙，手中握着筆，教室裏鴉雀無聲的寂靜。全班四十多雙眼睛注視在老師握着的粉筆尖端上。我的心很定，因為這一早我已把所要默的英文生字背熟了。

老師的粉筆第一個顯示出來要默的字是：「暴君」。「暴君」？啊！剛才我記得那麼熟的，怎麼竟一些也不想



不起了！腦神經像麻木了，像死了，天呀！那些生字在我腦中只有個模糊的印象。恍恍惚惚的，似是而非的，我胡亂將那些字母排列起來，在下課號聲與老師的催逼聲中交了卷。

老師帶着卷子走了，教室裏很多人唉聲嘆氣，也有人懊惱不該把那個字母寫漏了。我的心異樣的沈重。上幾何課時，老師瞪起眼睛，粗聲厲氣的催練習簿：「……遲交，扣二十分！再遲，不收了！」「沒有時間，一時做不及呀！」同學們申辯着。真的，太忙了。誰都被功課逼死了！

下課號是與同學不相干的。即使在休息的時候，教室裏的坐位上不會有空席。同學們依然伏在桌上，讀着寫着……

午飯後，我到那家熟悉的書店去，小王約我在那兒會面。天氣熱起來了，許多孩子擠在那裏看連環圖，他們額上爆出豆子大的汗珠，但是他們聚精會神的看着，似乎沒有想到要揩汗。汗順着他們的臉流着，流到頸腔上，滴到那掌握着他們的情緒的書上。

我也翻開一張日報，可是心裏卻在焦急着：「小王怎還不見來呀？」我有點頭昏了。迷迷糊糊的，我拿着書架，眼皮闔了攏來。忽然，身後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招呼我。我回過頭，「啊，是你！」正是小王。

「喂！演講稿給我好了沒有？」小王劈面就問。

「唉！這理由真難想呢——學生不應當關心政治。我想來想去，儘想到些學生應該關心政治的理由。這演講題是誰出的？」我皺着眉頭問。

「自然是我們那位訓導主任呀！」他怪模怪樣的笑了一笑，懇求我千萬再爲他想想。要是棄權，他們的級任導師要罵的。說完，就匆匆走了，因爲他們學校下午上課比我們早。

運動會

河北
開平
蒸烟

我們學校明天開運動會，今天忙極了。

早操跟往日不同了，大家服裝穿得整齊齊的，升旗也用喇叭送上去。我們還繞着操場走了一圈，又演習了團體操。許多先生在旁邊看着。空氣與其說嚴肅，不如說更比從前死氣沈沈了。

童軍教官說：運動員今天得練習一天。別的同學也還有許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不上課了。他叫我們換了衣服，聽號聲在操場上集合。我們正在教室裏高興，可是英文先生走了進來，就講起書來了。我們的跳躍的心哪裏有先生那樣鎮定呢？黑板上寫滿了生字，我不住手的往生字本上抄時，鋼筆把紙戳穿了許多窟窿。把書翻過來看看，這學期講得不少了，平均四天講一課。怪不得我再也趕不上了。

下了英文課，號聲響了。同學們都往操場上跑。集合之後，童軍教官帶着我們，把早操時換演過的又操演了一遍，然後叫別班的同學都散開，只留下二年級全體。爲了我們要「參加」運動會「自動服務」，所以留下我們等教官分配工作。原來所謂服務，就是叫我們去站崗。我們心裏覺得有點冤，早知站崗，就不參加了。教官命令我們說：「運動會一共開八個鐘頭。上午四個鐘頭，下午四個鐘頭。你們分成四小隊，大家輪流，每小隊上午站一個鐘頭，下午站一個鐘頭。你們得注意呀！就給我這樣站着，一點不許移動。誰站得好，我就給他記功，否則就給他一次警告！」

標槍如蛇一般的在天空飛舞。鐵餅搖搖幌幌地在空中旋轉着。排球場籃球場四周都圍滿了人，運動場上好熱鬧呀！我們的耳朵在聽教官的命令，心卻早跑到運動場上去了。

教官又帶了隊給我們分派崗位，我被派在操場的一邊。我想畫個記號。可是教官罵了起來：「站好！你打算怎麼着！」我心裏回答說：「你們爲什麼不痛痛快快的說要我們來站崗，偏要弄些什麼『自動服務』的好聽話來騙我們！」

大概教官站累了，他終於給我解放了。我走到運動場上，看看這兒，看看那兒，只有運動員在練習着，旁的同學只能站在一邊看。體育器具對我們同學都是很疏的，從來不曾拿出來給大家玩。這幾天爲了開運動會，這些運動器具都出現了。但是除了那幾個運動員之外，別人沒機會沾手，他們練習是正經事。

吃午飯時候，我才發現同學大半回家了，明天他們大概也不會趕回來看運動會。我一邊吃飯一邊想，有一位先生說過：「同學們怎麼連玩兒都不會！」昨天他又說：「怎麼大多數同學在運動會的前夜還這樣冷靜！」可是校長是注重我們的學業的。訓育主任的一雙刀似的眼睛，一刻也不離的只在我們身上轉。每個先生都得照進度表把功課壓在我們身上。

下午沒課，許多同學偷着趕集去了，許多同學去睡覺了，也有許多同學在教室裏攻書。星期六的下午向來是這樣的，今天也不例外。讓幾個運動員去練習吧！

一些小事情

天河北幕 晨

我非常留心的把五月十日這一天度過了。但是慚愧得很，沒有找着什麼值得記載的大事。大概因爲我是近視眼，要不然，就是我的頭腦太簡單了。好吧，既然沒有什麼大事，我就把一些小事情記下來吧，反正總是五月十日這一天的事。

九點鐘起牀——這是例外，因爲昨夜鋪子裏舉行春季大掃除，擦窗子，擦地板，一直幹到十二點半過才算完事。九點半，我跟平日一樣，空着肚子去上班。在路上特意買了份大公報，爲的想找些材料。但是真使我失望，除了照例的一些收復，陷落，激戰，告急，物價，食糧，漲風之外，沒有使我得到什麼更深的印象。而引起我的注意的，倒是那賣報的小孩。他和我那八歲的小弟弟一模一樣高。我問他幾歲，他說才七歲。我有點可憐他，同時又爲我小弟弟的將來擔憂。

在山東路，一個和我父親年紀差不多的灰白頭髮的三輪車夫，正拉着兩個小學生上學去。天氣不算熱，我還穿着夾袍，他老人家額上卻流着汗。

到了鋪子，老闆吩咐趕緊改換貨物上的價目牌，一律照碼加七成。我想到昨天借到的五萬元薪水，今天更不值錢了。貨價一漲，櫃上的生意更加清淡了。對面米鋪裏的生意倒興隆起來，三袋兩袋的白麵往外掙。門外還圍着一大羣拿着空口袋的人們。我們老闆站在門口瞪着眼望着，不知道他想些什麼。管賬的老李給老闆家裏捐了一袋「壽豐粉」，十四萬！聽說還是賣面子，別人的話，非十五萬不成。

好容易熬到十二點回家吃飯，走到哈密道一家五金行門口，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坐在地上喝着一碗黑紅色的發霉的稀粥。小夥計站在一旁催她快喝，老太婆噁了噁嘴，皺了皺眉頭，不一會一大碗稀粥全灌到肚子裏去了。到了家裏，弟弟早回來了，平時總要我到家後好一會他才放學。據他說因為先生「罷工」，到教育局請願去了。我也沒有理會，把兩個窩窩頭填下了肚，又趕緊往鋪子裏跑。

下午老闆差我到河北去辦事，我順便溜到趙寧園去看了一會防城工事。那工事實際上是條丈把深八九尺寬的護城河，好些莊稼佬還在一鏟一鏟的挖着，河身兩旁刮過的痕跡還很清晰的留着，好像剛削了皮的冬瓜。啊！這條河不知又要農民們流多少血汗！這河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目前正是播種的季節，他們到這兒來挖河了，自己的田地還有誰耕種呢？

晚上八點剛過，老闆就吩咐上門。今天比平日早了兩個多鐘頭收店。我知道，老闆的心情一定不大好，因為一整天才做了一萬八千塊錢的生意。我也就回家了。當我走過綠牌電車道的時候，呀！多熱鬧，小國旗順着馬路兩旁的電線掛滿了，商店也掛上了鮮豔的國旗。我想大概是停戰了吧？是和平了吧？心不由得興奮起來。趕緊一打聽，使我大失所望，原來又是歡迎什麼長官。

回到家裏，沒精打彩的吃了兩個窩窩頭。母親告訴我說，昨天借的五萬元薪水只買了二十斤棒子麵和一百斤煤球。要是早一天，五萬元可以買二十三斤棒子麵和一百二十斤煤球了。

郊遊

山西 王代生

城市的煩擾喧囂，使我不得寧靜。打開報紙看看，滿紙的血腥味。學校裏還要舉辦什麼科學競賽，實際上只是多一次考試，真麻煩！簡直使人煩悶得喘不過氣來。

科學競賽今天才考完了，身上總算輕鬆了許多。明天是星期日，今天下午我趁空閒，到郊外遊玩了一回。一出南門，見城外新近做了好些鐵絲網。南關街道上，擁擠着許多的士兵，不知是從哪兒剛來的，他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在那兒歇息。

一見這些士兵，不禁使我想起了近幾天來局勢的嚴重。

往西走，沿路有老百姓三三五五的在擔土抬水，修鋪公路。因為監工不在旁邊，都懶洋洋的，一點兒不起勁。

再往西到了汾河邊上，蜿蜒的河水從西北來，繞向東南去。兩岸一片肥沃的沖積田地，青的麥子，黃的菜花，墨綠的老蔥，還有遠遠的白楊垂柳，都欣欣向榮的生長着。蝴蝶蜜蜂在花間飛舞，各種小鳥在樹枝間穿來穿去，婉轉悅耳的叫着。這正是燕語鶯啼的暮春時節啊！三五個農人在拉着水車澆菜，還有幾個在那兒犁地。遠處有一羣羊，黑的，白的，約莫有五六十隻。牧羊的孩子悠閒地唱着歌。這是多麼樸實的一幅鄉村風景畫啊！

忽然我又想起這樣美好的土地，這樣美好的時光，這樣美好的大自然，為什麼在城裏這幾天正叫罵着「保衛大太原！」呢？為什麼混亂成那個樣子呢？

近幾天壓在心頭的煩悶緊張的情緒，剛剛輕鬆了一下，這樣一想，又落到憂憤惶惑裏去了。

抬頭望望，汾河西邊遠遠的山頂上，黑黝黝的一堆一堆的，那不是炮臺嗎？不知道有多少個兵士，正在那邊聚精會神的瞭望着呢。

這又算什麼呢？在晉北，在晉東，在晉南，在山東，在河南，在河北，在山西……每天每天都在廝殺着，進



行着慘絕人寰的內戰。這是什麼意思呢？人民遭受的苦痛還嫌不够嗎？我詛咒內戰！我痛恨內戰！原想出來散散的，不料又引起了加倍的煩悶。於是便匆匆踏上了歸途。

逃 難

河南 楊世瀛
開封

汲縣三月底有過一次血戰，共軍一直圍攻了六天六夜。鎗聲炮聲沒有停過。四月一日的晚上，共軍向北退去了。可是才幾天，傳說共軍又要來攻城了。國軍爲了戰略關係，已放棄淇，滑，濟，滑等縣，撤回新鄉。各縣難民如同潮水一般。汲新公路上難民，軍隊，車馬，成了一條晝夜不停的洪流。

五月十日的上午十點鐘，我父親跑回家來跟祖母說：「我們現在也應該走了。」於是一家人倉皇的走上街，有一輛汽車在等着，就趕快上去。我的祖母，父親，哥哥，嫂嫂，弟弟都上去了。待我上車的時候，汽車就開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我睜眼看着一家人慢慢的不見了，心裏非常着急，幾乎要哭出來。

到下午三時許，父親又回來接我了。這一次才勉強的上了汽車。汽車開動了，我眼睜睜的看着我的家屋，學校，那古老的城池，矗立的佛塔，望京樓，一切一切都慢慢的遠了，遠了，終於消失在地平綫下了。

從此我失學了，要開始過流亡生活了。

汲新公路兩旁的麥田裏，都是逃難的人們，男女老幼，前擁後擠，車馬，軍隊，……人聲嘈雜，塵土蔽天。緊張，紊亂，不安！

我們的汽車時走時停，因爲難民太多，事實上不容許開快。好不容易走到中途，猛然的停了，原來車子壞了，一時修理不好。我們等了好久，才

有一輛汽車過來，我們上了那輛汽車。經過三道封鎖溝，三次嚴密的檢查，才算到了新鄉。接着我們又上了火車，那是平漢快車，直等了四個鐘頭，火車才開動。可是不知爲了什麼，才開到黃河北岸的詹店，就不再往南開了。

詹店是個很小的車站，沒有駐軍，是個土匪出沒的所在。人們心裏都很害怕，眼看着紅日西墜，夜色籠罩下來，車上的人更感到不安。突然人聲喧囂，附近村莊裏傳來一陣槍聲。夜風緊接着也怒吼起來，大家又冷又怕。唉！哪裏纔是安全的地方呢？大家在車上望着閃爍的星光，挨過這漫漫的黑夜。

割股

河南 牛書芳

昨晚在駐廠員那裏借了一本「金鑰匙」，我湊着昏暗的棉油燈光，直讀到半夜裏。今早又提前起牀看了二十來頁。這樣生動有趣的故事，我從沒有看到過，因此恨不得一口氣把它讀完。但這時二掌櫃起來了，一瞥見我在看書，便哼了一聲，瞪了我兩眼。我急忙把書藏起。悻悻的站在櫃臺一旁，等候主顧。

近來煙廠的營業很不好，尤其我們這種資金周轉不靈的小廠家，隨時都準備停業。經理跟人家談起來，總是愁眉苦臉，唉聲嘆氣的。可是一轉頭打起牌來，十萬二十萬的輸出去，卻一點沒有吝色。真有點莫名其妙。

早飯後等了半天，沒搞成一宗生意。客廳裏的牌局已經開始了，嘩嘩的洗牌聲，笑罵聲，都隱約可以聽到。我們幾個坐在櫃臺旁，閒話扯得沒有啥可說了，眼皮像被什麼繩子似的漸漸合攏來，忽然一個叫聲，把我們驚醒了。

「你們聽說了嗎？」是對門鹽店裏的掌櫃許大炮，他一脚跨進門來，「街西頭出了奇事了！」

「什麼奇事呢？」大家對他的話並不感到興趣。

「你們廠裏的顧大姐割了自己的肉，炒了給她媽吃了！」



「又在哄人了！」許大炮的話向來要打折扣的。「不信，你們自己瞧去！」他有點生氣了。

顧大姐是我們廠裏的封煙女工，臉胖胖的，一對大眼睛，今年約摸十六歲了，每天老是天還不十分亮就來上工，手脚靈敏輕快，封裝的速度在幾十個女工中間要算第一了，並且態度十分莊重，從來不苟言笑的。

但是許大炮的話終難使人相信，我不由得不去看個究竟。

兩間光線不足的草房中，擠滿了跑來探問的街坊，我無法再擠進去，只好站在門檻上向裏探望。看見顧大姐默默地坐在牀沿上，左臂包紮着，用帶子繫在頸下，垂着頭，兩眼噙着淚。她媽一邊哭，一邊向人訴說。聽的人都感嘆着，幾個老太婆還淌着眼淚。

原來顧大姐的媽害了多年的瘡病，時輕時重，總是醫不好。顧大姐終年勤勞所得的工資，大都花在醫藥上。前幾天，她聽一位老太太講故事，說古時候有個孝子，把自己的肉割給親娘吃了，親娘的病就好了，她便下了決心學那孝子。

今天早晨，她躲在僻靜的地方，用鋒利的小刀在左臂上割了一塊肉，先用布裹住了傷口，然後到廚房裏把肉切碎，和雞蛋拌在一起，炒給她媽媽吃了。那時她竭力忍住疼痛，不露一些的表情，她媽媽也沒有發覺。後來見她舉止不便，再三盤問，她才說了出來。她媽媽聽了這話，早忘掉了自己的病，哭得淚人似的，急忙央人請了醫生，把女兒的傷口敷了藥，包紮起來。

這件事馬上傳遍了街坊，一個老誠的少女就成了傳奇中的人物了。

火車站和書店

西安何金銘

外婆領着我六歲的小表妹慌慌忙忙從陝州來了。真料想不到，十幾天以前她回鄉的時候還笑着對我說：「你結婚的當兒，別忘了寫信告訴我啊！」她打算至少五六年內不再來西安了。可是不到一個月，她又不得不來西安了。聽說耀縣曾一度被共軍衝入，這對於陝州的威脅可不小。外婆說：「隔着黃河，我們看得清清楚楚的，兩邊的人馬在廝殺。一刻也不得安寧，砲聲隆隆的，真嚇壞人！」她又說：「打了八年仗，我從來不曾看到打得這樣利害的。」

外婆的行李包都留在車站上，叫我去替她領回來。我特地向老師請了一個鐘頭的假。

我還是第一次上車站去領行李呢。在車站問訊處，我問清楚了領行李的地方，就跨進堆行李的那座小院落。我的眼睛和耳朵立刻緊張起來。二三十個工人都穿着粗布單衣，腰裏圍着布帶子，肩膀上還搭着一塊漆黑的骯髒的麻袋，在那裏卸貨。他們一個個走到炭包前面，等候夥伴們把重擔子放上他們的兩肩。他們滯板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嘴裏「噘呼，噘呼」的哼着。背給沈重的炭包壓彎了。汗濕的臉上沾滿了炭屑。他們似乎不是人，而是一羣只曉得使蠻力的野獸。

一個工人把行李包替我擡了起來，我再望了那些勞工們一眼，走出院落，坐上人力車。人力車夫拉着飛跑。我的思想卻還逗留在那羣工人身上。

到家以後，我寫了封信給表兄，演了一些幾何題和代數題。吃過午飯，再上大街去，目的是逛書店。

進了書店，我擠在人叢裏，靠着書架子，找到了一個比較安穩的地位，然後擡起頭來，向周圍的人們掃射一眼。看看仍是那些不算陌生的，卻又叫不出姓名來的朋友。這個拿本「世界知識」，那個揭開一份上海報，另一個在搜尋他所愛看的……大家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說話。我看到上次不會看完的一本「時與文」在書架上，就伸長了手把它取過來。我不知道要來多少回，站多少時候，才能把這薄薄的一本雜誌看完。看了一會，我放下「時

一
與文」，再向書架的高層望了望，發現了一長列二十本洋裝新書「魯迅全集」。多麼好啊！我忍不住想問一聲價錢了。於是裝得很隨便的樣子，問書店的夥計道：「喂！『魯迅全集』買多少錢？」夥計早料到我只是問問而已，懶洋洋的答一聲：「一百多萬元。」一百多萬元，乾乾脆脆五個字，弄得我舌頭伸長了好半天。我腰包裏還殘不足一萬元，只好歎口氣走出書店。

爲什麼書店裏的人只能看書而買不起書呢？爲什麼還有那麼多工人整天做着苦工呢？於是我想起了外婆說的話：「隔着黃河，我們看得清清楚楚的，兩邊的人馬在撕殺，砲聲隆隆的，一刻也不得安寧……」

一天

陝西先 同
大荔

早上第一節歷史課，我一句也沒有聽。

教歷史的李先生是近視眼，說話不能吸引人。臉上從沒有一絲笑意，說起話來咕嚕不清。對於後排的我，可以說是一服催眠劑。

我把五月二日的大公報八開的疊起來，放在桌子角上，讓「上海郵政信件分區投遞簡圖」露在外面。歷史課本雖放在面前，其實我的視線早已在這地圖上旅行了。

我想找着福州路在哪一區。找了整整一節課的時間，除圖中分區的阿拉伯數字外，一個字也沒有看清，心裏悶得慌。

第三節是英文，同學都這樣預料，今天一定要小考。果然，金先生走進教室就說：「今天考一下吧！」題紙發下來了，我心中很恍惚……

第一個題目叫寫出不規則動詞「忘記」的三種格式。我只記得「忘記」是 FOR……什麼，想了半晌，寫了 forgive, forgave, forgiven.

結果，下課後一對照，我該挨打。把「忘記」(Forget)寫成了「原諒」(forgive)。唉！不知是我的記憶力

壞呢？還是真把「忘記」給忘了？

下午沒有課，我又不想回家，因為是練習壘球的一個好機會。天氣變得炎熱，沒有一點風。我打得滿身是汗。

忽然，隆隆地，一架飛機從西面來了。

「啊呀！低得很！」操場上的同學都喊了起來。在教室中靜心用功的同學都跑出來看飛機了。

「加油！加油！……」大家喊起來，聲音比隆隆的飛機聲還大。

這是我們中國的飛機；我們中國人在駕駛着，多威風呀！可是，再想一下，這些飛機是飛到內戰的地方去的，去助長內戰的火燄……



少年們的 一天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七角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開明少年社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W (33 P.)

天



38
56

0.0

望 希：支 維 羅 克 塞 凱